

52. 52.



新文叢書之一

老處女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新文學叢書之一

老處女

白序之著

1934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3 0528 5631 1

自序

有人說：『自然流露出來的，方算好文學。』我這幾篇文章完全違反這個條件，可以說全是擠出來的。

以前在北平燕大時，燕大週刊的編輯常向我要稿，並且毫不容情，幾乎每星期都擠出些文章來。近年來教書，懶病大發，非有人督催是作不出東西來，雖自知是無治之症，但也無可奈何。

從去年到現在，給學生們講小說作法，有時給學生說一段故事，教學生習作；而自己又不能不給他們作個樣子看。雖拙略幼稚，不足為法，然而倒擠出幾篇東西來，未始非我之益。

這幾篇小說的來源，不妨略加說明。老處女是我一位朋友所經歷的故事，

他住南洋頗久，兩夜共話，提起書中之主人公，描摹極生動有趣，對於女主人公之心理，更能狀述惟妙惟肖，體貼入微。惜作者僅能述其大略。矛盾之主人公，是聽朋友們零碎講的，大概實有其事；作者已改頭換面，參加己意。孝女是一位同學的故事，亦間接由朋友聽來；因久客異鄉，友朋多所隔絕，關於他們的佳行軼事，自更渺茫；倘有失實，亦不過聊當小說資料而已。一個女兵是一位武漢朋友告訴我的；我從未革命，自然不知革命的事，至於當時情形如何？更不甚了了，不過曾有此一段故事，讀者想亦不至深求。混沌是我自己經歷的一件事，其中之人物，情節，多有想象臆造之處，鋪張揚厲，在所不免，這也是文人之通病，莫可如何。作者取其事之大略，演述成篇，不過令讀者知道在大革命時期中必有之現象，非僅一地爲然。倘有朋友知道這篇小說之根據，當視文章遊戲，非對某人或機關有意攻訐。一個人力車夫是火燒廣州市時，令學生以此作材料編爲一篇小說，而自己於百忙中草

成此篇，其中主人公全屬臆造，觀後半急急使這位主人公死掉，正與魯迅之使阿Q遠被槍斃，同一情形。至於我的國文教師和一夕話說起來很可憐，本是前六年在燕大週刊上發表的文章，作風顯然與現在不同，帶着初期作者之幼稚病，原文早已不知拋向何處。去年夏季，一位舊同學整理舊書箱，忽於箱底發現舊報，可巧有這兩篇東西在內。本無復見天日之必要，然而爲紀念我的初期作品，也不妨保留於此。乞丐只是一篇雜記，情節很單純，稱不起完全小說。

若有人問我的小說是那一派作風，我也不知道，隨牠是什麼都好。

末後我感謝皎我兄爲我作序，呂調卿先生催促我出版，乙仙與雲程兩兄爲我鈔稿。

女 處 老

857.63
869.56

老 處 女

目 次

自序	一
老處女	一
矛盾	四〇
孝女	五九
一個女兵	八七
混沌	一一三
一個人力車夫	一四五
我的國文教師	一五六
一夕話	一六七
乞丐	一七九

老處女

老處女

一

坎拿大皇后郵船，載着各着顏色的搭客，慢慢地由星加坡海岸起行了。搭客與岸上送別人，互牽的各色紙條，漸漸地引斷。在這生離遠別的剎那間，不知揉碎了多少人的心腸，暗流了幾許的眼淚。而搭客中的沈女士雖然也倚在欄邊，向着手中紙條彼端的送別少年頻頻地點首，心裏却保持着平時的寧靜；雖然她已覺出那岸上的中國少年在揮淚，不免要發出深切地哀憐和感激，但不知爲什麼總引不起愛情的悲哀，至多也不過朋友間的悵惘而已。因爲



她信人生如戲，當時她只是想：『我們正在演戲呵。』

船漸漸地離遠了，但在已走散的人叢中，還辨出那少年的呆臉，向她凝望。岸上的景物漸黑漸小，終至什麼都望不到了，她也就隨着衆人，回到自己的艙位。

沈女士住的是二等房間，設備還不錯，左邊是上下兩層牀鋪，右邊是一架小小梳妝台，右面一方大鏡子，旁邊懸着一小座白瓷通自來水的面盆，窗下還安置着一個長的騎椅，沈女士的隨身用的行裝都放在這椅上，另外有一包，是那少年人送的罐頭水果之類的東西。沈女士却不願意立時將房間整理好；她對着鏡子整理自己的被風吹散的亂髮，又用手帕輕輕地塗抹額上汗珠；她斜倚着坐在牀鋪上，在等待她的同伴。

她的同房間的旅客，是一位福建的鄉下女人，短小身材穿着黑綢的衫褲，腳雖套在新式的皮鞋裏，可是異常的枚楞和龐大，走路更見出這腳與鞋的不

慣和生疏。乾黃得像一堆毛草的亂髮堆在腦後，作一個小圓髻，她雖在上鋪躺着，還時時聞到陣陣的髮臭。

沈女士對於這偶然結識的同伴本無足輕重，而在這滿船都是西洋人和馬來婆的搭客中，又不得不對於這羣生的祖國女同伴，略表親近。然而長篇大論的談話是不可能，沈女士只懂國語和懂些馬來話，而這位遊伴講的是不純粹的廈門話；幸而在上船時由一位華僑商會職員介紹，略曉得她一點背景：大概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洋伯』，在爪哇經商多年，近來聽說討了一位『馬來鬼』，特來跑去問罪的。兩人傳達意見的工具在沈女士是半用國語半打手勢，這位同伴是手式之外還加上『福佬話』和表情。

孤獨寂寞漸漸壓迫沈女士的心，在她這是感到家鄉漸遠！

星加坡雖不是她的家，也可以說是第二故鄉，因為沈女士是捨身辦教育的，早以學校爲家，況且在星埠作了五年的華僑小學的校長兼教員，認識了許

多同事和小學生的臉，遽然遠別，不能不有所思戀！而這留戀中最值得留戀的，還是那位送別少年的心，雖在沈女士意志最強的心理，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那位少年姓王，廣東人，却是上海某大學畢業，說很好的國語，他是請來不到一年的教員；頭腦很新，很精明，身材却代表南方人的活潑而短小，年紀大約有二十五六，已經比沈女士小七歲，已無問題的以『小弟弟』自居，而却不自量地向着這位『校長大姐』進攻——愛的進攻。他會找各種機會和校長談話；他會利用各種機會來獻殷勤，他有出於沈女士意料之外的大膽和誠懇，他似乎懂得女人的意志和心理：在沈女士煩悶的時候，他會帶她逛公園，看賽狗，和電影；在無聊的時候，他會找許多別人戀愛故事來閒談。在沈女士看來，他真不愧為一個識趣的『小弟弟』。

這一切一切的經驗，與其說是沈女士從前未會有過的，不如說是不敢有。

因為她是從小在北京教會學校裏讀書，直到女子大學畢業。大學校長是一位多年在中國的老傳教士，教員們大半是標榜獨身主義者的老處女，在這『老』的環境下，來往的信件，都要查的，『男女社交』自然是不可能，但也不必。因為『獨身主義』的風氣，特別流行，能標榜獨身者是第一等好學生，只有那不爭氣的女生們，偷着買些戀愛的小說來，得些性的知識的祕密，聊以賑濟戀愛的飢荒！我們的沈女士不是純粹地屬於前者，她是後者的同志，而掛上了前者的招牌。

因此，她戀愛的經驗很豐富，但大半得自小說，小部分得自理想。她常在夜間在腦膜上映出幻想的情人來，到了大學畢業那年，她的程度又進了一步，她能幻想出自己的家庭的形狀，設備，生活以及和理想的丈夫的恩愛。至於實際上兩性的經驗呢，大概沒有，除了有一次在東安市場發覺了被一個男子追，失神地跑回家以外。她沒有和男人通過信，一向過着『閉關』生活，

她的自高身價，她的睥睨一切的態度，便成了高不可攀的壁壘。

時間的進展，和幾年海外生活，將這『壁壘』漸漸地銷滅，然而新的『防線』又在密佈了。她從新出版的書籍又得了新的見解：一切男子們都是帶着社交公開的假面具，希圖默慾的滿足；女子們呢，大多為一時的衝動所迷，演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慘劇。我們精明的沈女士，却早已胸有成竹，所以對於這『小弟弟』的熱烈的追逐，總抱着這個態度：

『不要為他的小殷勤而迷惑，我們是在演劇呵。』

二

然而這劇的末一幕，也演得不錯呀！

這已是坎拿大皇后輪開行的第三夜了，沈女士照例的步出甲板上，將身體倚在鐵欄旁，眼望着激盪隨波出海的皓月。鄰鄰的波濤和初罩夜色的星空，

都以自己的目光作半徑，形成一個大的無邊的正圓形；海天蒼茫裏，飄浮着這前進的龐大的黑物；一切都寂靜，只聽到船脚浪花的翻騰。

沈女士又在重溫這末一幕的新劇了，雖然自己只作了配角。

大概是前四天的夜裏吧，在男女同事們於東亞酒店裏開過送別宴之後，這位『小弟弟』便邀她去公園散步。一路兩人都無話，一直走到園林深處，同坐在一條長凳上，前面是一株大的葵樹，團團四出的大葉足以掩避遊人的視線，後面有林立的檳榔樹，也不怕人們看見，兩人靜默移時，這「小弟弟」突然挨緊了，握住了沈女士的手，將頭移到她胸前，兩隻含淚熱望的眼睛，直刺入沈女士的心，她不禁心跳了，預測着有什麼未經過的奇異的事要來。在神情驚錯中，她聽到似乎從這小而靈利的嘴上發出了：「姐姐，我已經獻給了我的赤顆顆的心，請你收下吧；如果你走不帶了我的心去，我就失掉人生的興味，我會變成生活的遊屍。」這聲音低細，像是耳語，而打在沈女

士的心坎上，却如一個無防備的奇襲，她的陣線亂了；頓時迷暈和沉寂，她沒有回答。過了十秒鐘，她略加鎮定，微微睜開眼睛，看見這熱烈期待的嘴唇，移動上來。「這大概要接吻吧，是接吻。」她經這嘴唇在自己的緊閉的唇上和兩頰上反復地磨啄，神志已經昏迷，似乎不能自主。雖下意識地拿「這不過是作小說吧：演劇吧」來抵抗；來維持已亂的陣線，似乎已失效，一任這嘴唇的圍攻。

不知攻過多少時候，這「唇攻」終於解圍了，他半意識地看見「小弟弟」的頭是放在自己肩窠上，左頰正貼着他的髮，他似乎不說話了，也看不見他是否還在期待着回答。「然則他算勝利麼？我就這麼輕易地交給他，我並沒有允許他的請求，然則他就以為我已經默許了他麼？」沈女士於意識逐漸恢復時，反復着想。不久又回到「大姐姐」的地位。

「弟弟，你對我的心，我感激你，請你允許我再練習練習這「愛的課程」

罷。」

『那麼，你這愛的課程幾時才練習好呢？』

『四年 三年吧，好弟弟，你容我三年吧，那時我一定回來的。』

這一幕劇，成了沈女士的惟一的旅行小說，或劇本，只是劇本而已。

沈女士的『新的防線』很堅固，絕非這短小的南方人淺薄的愛所能攻破的。她常常想她的同學們某某某不都是做了閩人的太太麼，自己絕不能這樣的自棄，小就。況且書報上不是常說，男人總是要騙女人的，玩弄女人的麼？總之男人沒有好東西！然而這一幕真實的劇，怎樣解釋呢？簡而言之在沈女士這不過是好奇地嘗試和開心。」

船到了巴大威亞，那個同船的福建少婦便上了岸，去西里伯的客人很少，於是沈女士房間只賸下她一人。寂寞得更厲害了，她便去找「馬萊婆」來試驗自己不純熟的馬萊話。

三

西里伯島的華僑兩級小學校，照例地缺乏有相當人主持，因為本埠僑民都是由福建和廣東來的商人，教育的人才，實在稀罕得像廣東的驢子。而校董又分兩派——粵派和閩派——是當然地各持己見，譬如教書是採用粵語呢？廈門話呢？還是馬萊話？在初開辦時已成爲辯論的焦點。不知是受國內思潮的影響，還是調和，至終採用國語。所以在學校成立第二年以後，校長一職，多半是些國內已無用武之地的北方人。這次是格外地卑躬厚幣地特聘沈女士來主持教育。

沈女士到校的次日，學校的情形都明白了。校址是臨街的一所房子，裏面佈置很粗陋。教員有三位都已見過面，一位是黃瘦的已經南洋化掉酒鬼的吳必烈，一位是半荷蘭半馬萊種的沈女士。這二位，沈女士都不介意，另一

位是校董的女兒，姓章，一對美麗的大眼睛，身體發達的極豐滿，她不像平常地久住南洋的華僑所特有黑黃色的面皮，高顴骨，她的兩頰很豐實皙嫩，行動亦頗有國內的大家閨秀氣，於是沈女士一見就趕快的做了好朋友。也真是湊巧，校董章先生不忍這位沈女士感到孤寂之苦，就請她食宿在他的家。

學生大概有七八十，頑皮的七八歲的男孩子，和十八九歲的大姑娘都有。中國裝的，荷蘭裝的，短褲赤足，和高跟皮鞋都混在一起。好在沈女士是已看慣了的，頗能應付裕如。學生表面上暫分作六班，而實際上非分十二級不可，於是沈女士又將一班分兩組教授。每位教員一天至少擔任六堂以上。所幸這半種的沈女士也懂些國語，章女士雖是福建人，家庭裏講的是馬萊話；她的國語，也可以勉強地達意；所以沈女士可以隨意用國語指揮。到校第三天便開學，收費，定班次，上課，全校交際會，和歡迎會，一大串地連接下來。直到兩個星期後，才鬆了一口氣。

章女士的家離學校也不過一百步：一座西洋式的小樓，前面是三面短牆，沿牆矗立着許多芭蕉，鳳尾草，檳榔，葵樹，和高大的椰子樹，院中佈滿了花草，儼然是一座小花園。一進門是佈置得很雅靜的客廳，左邊是飯廳廚房，右首一小間，是章女士的書房。她的母親是五十多歲的和藹而多病的本地華僑，照例很少下樓，父親每天在商店裏忙，非到很晚不回家。樓上章女士的臥房裏，雖讓出了一半來安置了沈女士的臥榻，却十有九次的空着，牠的主人已經佔領了章女士的身旁不到一尺寬的空地。

一天晚飯之後，她們習慣地到院子裏乘涼，吃檳榔，香蕉和茶；天氣很涼爽，海風吹來，薄的綢衫，頗嫌有些涼意。南洋天氣真怪，一年到頭地都是盛夏，而雨後的海風，立刻就變成了很清爽的初秋。所以那裏的華僑有一句成語：『終年皆是夏，一雨便成秋。』這位黃瘦的母親，坐了不久似乎受不了這含有秋意的海風，又似乎對於講生硬馬菜話的沈女士不能暢談，便上樓

休息，留下沈女士得有發洩國語的機會。

她們談起本校的教員，章女士說：

「吳先生爲人還過得去，只是好吃酒。有一天我們開校務會，他的臉變成慘白，渾身抖戰，他託病退席，過半點鐘，他回來了，面色變爲通紅，眼睛立刻有光，一進門便聞見他的酒氣。議論也多了，彷彿另換過一個人。」

「那麼，校董知道他吃酒不知道？」

「他是「酒鬼」誰不知道？」

「怎麼還請他作教員呢？」

「他在這裏多年了，又會講國語——也請不到人，有什麼辦法呢？」

沈女士不禁嘆了一聲，在可憐華僑的教育。她們的談話，又轉到愛戀事實上去了，這是沈女士最喜歡談的問題，章女士似乎沒有多少意見，只讓沈女士提出這戀愛的問題來，自己靜靜地聽。

「愛情，我以為都是虛假的。男人們有幾個是真心可靠的，他們說戀愛是神聖，還不是用來騙女人？在他們求愛的時候，什麼下賤的手段都用出來，甚至給你跪下，等到把你騙到手，一切都變了，那時候就不是他了。我們女人最好不要上他的當，也要用一樣的態度對付他們；他們不是要你去逛麼，你跟他去，反正吃不了虧；看他有什麼把戲做出來。把戲由他做，只是不可把心給他，你就作了愛情的主人，他是純粹的奴隸！」——殘忍麼？現在的男人們就得用這手段對付他。什麼？這樣一輩子也得不到情人，要情人作什麼？情人也不過同樣地彼此好玩兒，開心！結婚另是一件事，天下也不見得凡是情人，都是好丈夫；不是情人，就不能得到家庭的快樂。

「我於戀愛，是沒有多少經驗的。在國內讀書的時候，我真傻，不敢同男人交際，一見男人就怕，可是也沒有交際的機會呀！海外就不同了，你再古板，人家要笑你；再者我現在也明白了，我讓男人找機會同我交際，可是

我不給我的心。」

章女士聽着沈女士這一大串的戀愛觀，只是抿着嘴笑；直到這末一句：「可是不給我的心。」心裏不禁打了個寒噤；想：『她真是一位自私的老處女。』

快十點鐘了，她終止談話，回到客廳，不知什麼時候，女僕已送來一大堆郵件，雜亂地攤在桌子上，沈女士檢點時，有兩包是定購的教科書和雜誌，另外幾封信裏夾着『小弟弟』的情書。沈女士趕快打開看，只不過是些牢騷和煩悶的話而已，便和章女士走上了樓梯。

光陰過的很快，開學已到半學期，沈女士發起開一懇親會；就指定『酒鬼』吳必烈排演一齣國語劇，一半是給這有點討厭的乾黃臉有點事做，一半是對各家長炫耀學生國語的成績。事情是積極進行，開會時，出於沈女士意料之外的，是這小乾黃臉排的新劇居然引起觀衆的讚許。劇情是演一位老處女

，先被一位少年熱烈地愛，她不瞭解，她不會接受，反生出許多誤會，笑話。到後來少年無法，另和一位女郎定婚了，老處女反生出嫉忌來，想法破壞。這位少年途歷數以前的經過飄然攜新人遠去，賸下這位老處女死也不是，活也不是，滑稽百出。

散會之後，沈女士弄得很疲乏，也顧不得找章女士，便回家洗澡，換衣服在牀上休息。躺下不到五分鐘章女士回來了，也照例的洗澡換上睡衣，坐在對着梳妝台的椅子上。開始講起今晚的戲，沈女士先開口：

『真沒想到吳必烈還能排演這麼好的一齣戲；也真可惜這位老處女爲什麼叫一個男學生扮，女學生也有講國語比他好的。』

『你不知道麼？吳必烈有用意，他說老處女是特意地找一個男學生扮，因爲北方的老處女很像男子，胸是平平的，臀部小小的，除了頭髮都像男人。是麼？』他歪着頭抿着嘴向沈女士笑。

沈女士一陣面紅，旋又漸漸地退回去。她從對面鏡子裏照見自己，臀部的確沒有章女士發育的圓滿，胸部呢，章女士的肥壯的兩個乳峯，彈簧似的支在半袒露的睡衣的邊緣，而自己呢，已萎縮的乳房，還緊緊地壓在小背心之下。

『這酒鬼真討厭！』她羞赧而憤怒了。

『他還說你呢？』

『他說我什麼？』沈女士不禁躍起了。

『我告訴你，你可別生氣。我來的時候，我聽見他對密司洗說，他排這齣戲，就爲的給你看，說他屢次向你表示，你不懂，已經作老處女，還拿大架子，將來一定有後悔的時候。我想他吃醉了，發酒瘋，你別生氣呀。』說完又對着沈女士笑。

沈女士陡然想起這『酒鬼』常常鬼祟祟地獻殷勤的用意了。從對面鏡子

裏映出來的自己長臉上的肌肉，實在已不豐實，隱隱有些縐紋，紅顏似已過去。但這『老處女』三字是何等刺心。她由討厭這『酒鬼』的心理轉成不可抑制的痛恨了。

「除掉他！除掉這討厭鬼！」沈女士心裏說。隨即發出一聲不屑神情的冷笑來。

「妹妹，你看我真是『老處女』了嗎？」

「不，姐姐，你還年青。」章女士回答的聲音極微弱，同時向沈女士懷裏撲過來，像一個撒嬌的小孩子，抱住了沈女士的腰部，趁勢把她推倒在枕上，自己便滾進牀裏邊來。沈女士隨手擦滅了電燈。

四

一年以後，沈女士的生活不再像南洋的天氣是的毫無變化，頓然活躍起來

，並且活躍得很厲害。這原動自然是已經除掉了那討厭的吳必烈，而換來了那身材魁偉，善得女人歡心的江天剛。江先生是新從中國北方一個大學畢業，他的所以被聘來，據說是先來南洋遊歷，然後去美國留學。他的確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男人，外表很和藹，善談諧，而骨子裏似乎很冷靜，這已夠女子們無從捉摸，而尤其令沈女士不敢輕視的，是他特有的一對炯炯發光而靈活的大眼睛。他一見面便很親熱，她想：

『我的「愛的課程」或許有練習的機會和對象了吧。』

沈女士這樣想時，心裏頗有一陣酸楚。『小弟弟』已不是理想中的人物，雖然每次船期都有信來，也挑不起她心波的微動。她實指望到這裏來，或者有如浪漫小說的奇遇，也說不定。但可憐，這一年來不但沒有遇到一個理想中的男人，連像『小弟弟』那麼一個人物也遇不到。那些華僑的『土生』，已經馬來化，或半西洋化，去理想人物差的更遠。學校裏呢，只一個是道地

的北方人，然而又是她所不屑的吳酒鬼。

開學後又快三個月了，校董章先生請江天剛吃飯，沈女士做陪，章女士當然也在座。席間除了談些正在吃着的南洋特產的大蝦，和鼈肉，燕窩一類的話，無甚可談。校董是中國氣十足的老商人，談中國近代思潮，南洋商業，彼此都很隔膜，言語也不十分瞭解。直到這位老先生和章太太退席之後，談話不約而同地活躍起來。沈女士很關心地問國內的情形。

「現在國立各大學都招收女生了嗎？」

「是的，有的中學都招收女生呢？」江天剛答。

「是麼！變的這樣快！想不到「五四」以後，國內起了這麼多的變化。」

「密司沈你來南洋五年了，是不是？怪不得你這樣驚奇。恐怕你回去時幾不認得我們的老中國了。現在的學校青年男女是社交公開，許多的老處女都忙着出嫁呢？」江天剛已帶醉意了。

『老處女』這三個字在沈女士的腦膜上，又用力地刺激一下，她不禁一驚。一陣怔忡掠過她的面頰，一轉身假裝想起什麼事情一樣跑上了樓。惘然走到梳妝台前，她看見自己的瘦而微長的臉，隱示着青春已經過去，呆立着有五分鐘，忽然樓下傳來一陣笑聲，她跑下了樓，剛走到樓梯的一半，就聽見一種嘆息的聲調：

『可憐的老處女！』

『密司沈，那位錢女士你認識嗎？』江先生說她死了。『章女士看見沈女士下了樓笑着向她問。』

『什麼呀？那個錢女士？』沈女士向江天剛對面坐下。

『我說的錢廢因女士，大概你認識，她不是在你們的大學教過書麼？她已經不出嫁的了，去年在北京認識一個男人，大概這位男人常找她談，來往很親密。後來錢女士到漢口，他也追她到漢口。錢女士以爲他真心愛她了，便

請人示意給他。誰想到那位男人說：「我沒有意思跟她求婚。」這位錢女士便氣病了，發了瘋，竟上吊自殺了。你說可憐不？」

「什麼，錢廢因自殺了，真想不到她會上男人的當！」沈女士說的「男人」格外地響加以氣憤。

「上男人的當麼？」江天剛的銳敏的目光望沈女士臉上一掠，笑着說。

「我說戀愛也和學習別種課程一樣，應當從少年時代學起，具有相當訓練和常識，不然這種本能就會萎縮，變態。遇到愛情的襲擊，不是不懂，就是無所措手，以致失掉機會；或陷入情網，以致不能應付。錢女士的病源，我想這是主因罷。」

暫時的沈默，章女士笑說：「江先生，你不是說不「拍賣」麼？你真會罵女人！」

江天剛正色說：「我是說的另一件事，我有一位親戚，大學剛畢業時，自

高身價，自己又不敢去造機會，弄得機會都錯過了，現在紅顏已老，經人介紹一位老官僚，便草草地嫁過去。那位老官僚還有一位姨太太呢，所以很有人說這簡直等於拍賣。」

『江先生你今天吃醉了罷？』沈女士解嘲地說。

『請原諒我，我是講笑話，密司沈，你懂我說的話嗎？』他轉過來望着沉默的沈女士的臉說。

『我明白一點。』沈女士笑着用不自然的國語回答。

★

★

★

★

★

這一夜，沈女士腦海裏只來回飄浮着：『老處女』，『本能萎縮或變態』，『錯過機會』，『拍賣』等等觀念。她看出這位江天剛的學識和『戀愛論』的確比自己的高明，而同時感覺他更可愛，『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要錯過。』然而怎樣抓住他的心？這真難了，以前生活的確如他所論，未受

相當的訓練，縱有過『小弟弟』的經驗，但是被動的，自己並未自動地造過一次機會。同時又想到他可怕，『他不是明明說「老處女」麼，或者是嘲笑我罷？但也許是「示意」，或者……』

五

近來的沈女士可真用心學習『愛的課程』了，不但實驗，還研究理論，她借了一大批江天剛由國內帶來的新出版的書來，多半是關於戀愛的，她由戀愛之藝術裏發現這麼一句：

『戀愛，女人是屬於被動地位的，因為被動，所以甚難。她不能靜悄悄地等候男人來追，要自己造機會；說明顯些，就是想各種方法引誘男人來追。』

她又在一篇小說裏，看到：『色和香，都是引誘的工具，所以紅玫瑰是愛情的象徵；香是愛情的媒介。』

這兩段綜和起來，給沈女士一個極明顯地暗示，她像是得了秘訣一樣地高興。星期五五點鐘以後，太陽的威勢衰落的時候，她預備找江天剛去，她洗完了澡，換了衣服，偷偷地下了樓。她走到學校，院子裏靜悄悄地，告訴了馬萊將學生們玩完了拋棄的東西收拾起來，然後走到教員休息室。她看兩杯紅毛茶各臙半盞，並排在桌上，在旁邊還堆着一幅小的白手帕。從這浮泛香味裏，她辨出是章女士的，她感受什麼魔力似的，突然叫她跑到江天剛的臥房的門前。剛想敲門，就從門上開着的小窗，傳出來一種像是兩副嘴唇嘖嘖很久而驟然分裂的聲音來，她呆住了，約有十秒鐘。忽地門扭一旋，探出江天剛半截身子來，笑說：

『是你呀！你爲什麼不進來。』

沈女士也似虛似謔地笑着說：

『怕就誤了你們的公事呀。』她走進來，看見章女士坐近江天剛的臥牀旁

的一張籐椅上，兩頰紅紅的，面上裝出不自然地微笑。她問說：

『你真可以，爲什麼你出來不告訴我？』

『你正睡覺，我怕叫醒了你；我來看看江先生都有什麼新書。』

『是呀！你不是說我們去公園走走麼？』

『請坐，我們正談着國內的思潮，許多女學生受了婚姻的壓迫，和家庭澆裂，自己跑到外面去，混在人海裏，希圖得到前途的光明，然而在人生的路途裏少有經驗，似乎是暗中摸索，結果又是跌入愛情的陷坑裏，受了男人的騙。』此時江天剛已燃着一枝香烟。

『你不是說過「不是女人上了男人的當麼？」這會兒怎麼又是「受了男人的騙？」我看男人沒有好人，專會引誘女人，騙女人！』沈女士氣憤憤地用眼向江章兩人臉上一掠，像是得了報復。

『我說的是女人自己跌入情網，自己受了騙。如果她不跌，不受，男人也

沈女士

不會拉她騙她。密司沈你說是不是？」江天剛的聲調極滑稽。

「我們還是去公園吧。」沈女士忽然將議論岔開。

章女士立起來，掠掠髮髮，整整衣襟。江天剛披上了上衣。

公園是在埠頭的南端一個靠海的土丘旁，上可望到本埠的全景，下面波濤洶湧，捲起有一丈多高的白沫。園中花果四季都是欣欣向榮，生氣勃發，高而瘦的椰子樹排列成行，棕櫚的巨葉，在空中搖擺，至為奇觀。三個人並坐在海邊僻靜的石崖上，吃着帶來的水果。

「這是「畢桑」，是嗎？」畢桑」。這裏的畢桑種類真多，也真好吃。江天剛拿着一隻小如手指一般的香蕉，對着章女士在練習馬來話。

「是的，這叫做 Pisang fusi，馬來人常用牠喂嬰兒。」

「我看這牛奶香蕉，還不是好的果品，最好的是「杜蘭」。波羅，芒果都趕不上，又香又甜。對了，我在巴大威亞吃過一次，聽說還有一段韻事呢。」

法律
法律
畢桑

「密司章你知道罷？你可以買一個送給江先生。」

「我不知道。」章女士似羞地扭過臉去。

「大概是在爪哇罷，若有怕羞的女子，經過對手方的長期而忍耐地求婚，她必把「杜蘭」當作無上的禮物，送給她的情人，表示相思之苦，及許允的誠意。」

「那末你爲什麼不送給我一個？」江天剛向着沈女士笑。

「讓密斯章送你一個吧。」沈女士用白眼珠翻了他一下，頗含些酸意。

「章女士的臉忽地一紅，低下頭去，說：『人家叫你送。』怪不好意思的站起來，他們隨着走出園門，她假託母親等她有事，先回去了。沈女士便要求江天剛伴她在街上走走，順便買些零用品。他們走了五六家商店，最後沈女士才在一家荷蘭的洋行裏，花了十盾錢，買了兩瓶香水。

「密斯沈，你怎麼捨得花這麼多錢買香水，還要買兩瓶？」江天剛說時已

她想江天剛這人，頗有些奇怪，他什麼都明白，什麼都精明，只是對他無論怎樣表示，他總是不即不離，滿不在乎，嘻嘻哈哈地，玩弄着女人的心。她於是哭了，將臉埋在枕頭裏，她嗚咽着，她覺得她是迷失在沙漠裏，前途更是茫茫無邊際的沙，枯燥昏沉。她恨少年時狂妄心理的錯誤，她痛恨前此見解的舛謬。她朦朧看見對牀上的肢體橫陳的章女士，均勻而豐滿的肉體，使她更加忌恨。她愛她，但她恨她作了她戀愛的障礙。近來章女士的詭秘的行動，偷着寫信，自己獨自出去，更使她相信，她確已失敗。忽然一種思想在腦子裏一閃，她不禁躍起。「破壞，只有破壞！」一陣涼風吹入了臥室。

晨光瀉入之後，章女士醒來，鬆散的披着淡綠色睡衣，坐在床頭，紅潤的兩頰，襯着惺忪睡眼，更覺嫵媚。此時沈女士已洗完了臉，黃瘦而沉鬱的臉龐，恰和章女士成個對照。

『芳，你知道麼？江先生明年要回去了，聽說是回國結婚去。』沈女士穿

我永远爱你，我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变的
但你对我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良心来

-----o 女 處 老

着衣服說！

「是麼？他已定婚了麼？怎麼我沒聽見過他有情人呢？」章女士毫無關心的問。

「傻妹妹，人家有情人，還告訴你。他是一個男女合校的大學畢業生，當然有女朋友。」

「那麼你也該回去了？」

「我回去作什麼？」

「也回去結婚！」章女士扭轉頭一笑，也不看沈女士的臉，便跑進洗身房去，將門關上了。從門縫傳過來哼着的馬萊歌。

早飯以後，沈女士走到學校，看見江天剛正在校園裏看着學生們澆花。

「早安，江先主。」沈女士從背後走來，等江天剛回頭答應了一句早安以後，她便湊上去低聲說：

沈女士

江天剛

「天剛，我告訴你一件新聞，密司章要定婚哩。昨天我彷彿聽她母親和章先生說的；怪不得那福記洋貨鋪的少東，常常往那裏跑。」

「是呀，定婚就讓他們定吧。素貞姊，聽說你也快了麼？」

「唔！」沈女士瞪了他一眼便走開。

十點鐘，全體學生聚在禮堂，密斯沈彈着琴在給學生練習雙十節用的唱歌，章女士拿着教科書，站在廊子上與江天剛閒談。

「喂，天剛，密司沈說你要回去結婚了。你說好笑不？」

「是呀？她剛才告訴我，也說你快和什麼鋪子少東定婚呢。」

「可憐地老處女」，兩人不約而同地說出口來。

不提防沈女士看見他倆談話；已很快的走到他們面前。末尾的「老處女」三字又極清晰地落在她的耳朵裏。

「密斯沈我們在雙十節也演過一齣新劇，二年前我們不是演過一次嗎？我

正和江先生談着吳酒鬼排的老處女呢。」章女士紅潤的兩頰，起了笑渦。

「你們兩個人，演一齣少女吧，再好也沒有的一對活演員！」

「那你也可以加入演一齣三角戲。嘻嘻……」江天剛陡然加入一句。

沈女士照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上課的鈴響了。

七

沈女士的猜忌苦悶的生活，這一年來更使她蒼老了許多。

近來下午章女士常常出去，有時直到十點鐘才回，她去找江天剛，也是不在屋裏，沈女士每日下課，照例回家，只是把沈女士孤零零地拋下。她知道章和江的關係已深，每日在海邊散步，她也不便去討沒趣。她忌恨，她憂愁，她自認已完全失敗。這一晚她不等章女士回來，便上牀去睡。

她將疲倦的身體擲到牀上時，頭腦昏沈沈地，紛亂的思念，已狂，現在，

將來，都翻騰起來，怎麼也睡不着。她索性睜大眼睛，察視她的四圍，初升的月光，從椰子的大葉的中間，透入她的臥室，一切都靜悄悄地，只有壁上的大鐘在滴答滴答的搖擺。

眼睛漸漸地朦朧，眼前起了無數遊走的黑點，忽而漸多漸大，凝在一起了，結成一個大的黑團，就在這黑團上，漸漸分出頭髮，眼睛，鼻子，嘴，宛然一個江天剛的臉。她恨極了，巴不得立刻抓着他，咬他幾口。這臉漸漸移近，終於挨近她的臉上了，慾火不禁騰熾起來，她滾在他懷裏了，任他揉搓，任他玩弄，任他……她得到幻想地沈醉了。這臉忽地離開她，在蚊帳落角裏發出一種鄙夷的聲音說：

『你這沒有羞恥的老處女，既有人誠意地愛你，你不去接受；又來奪人家所愛，滿足你這獸慾！』

她矍然地逼視；但是什麼都沒有，一座孤零的臥榻，罩在冷靜靜蚊帳裏，

她細聽，仍然是璧鐘的滴答。滴答。

不知什麼時候，她又睡着了，似乎又坐在公園裏，旁邊緊貼着一個男人的臉，出現在胸前。啊，這境地，這情形，似乎已經演過的吧？她靜靜地等待這臉移上來，她不像上次的純粹被動了，她準備好了嘴唇，來接受熱烈的狂吻。然而許久，許久，也不見心上人上來，她微微睜開眼睛來瞧。呀，變了，那是江天剛的臉，冷冷地在凝望她。挪揄她，嗤地一聲逃走了。

沈女士睡醒的時候，紅日已經滿窗。章女士已打扮得整整齊齊坐在書桌旁寫字。她撩起蚊帳坐起來，章女士笑盈盈地走到她的牀前。

「素貞姐，昨天你什麼時候睡的？你真要睏，昨天睡的那麼早，今天還起來這樣晚。」

沈女士沒有回答。

「昨天我和江先生有點事，回來晚了。我靜靜地走進來，也沒驚動你。快

起來，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呢。」

「什麼好日子？」沈女士哭喪着臉說：

「今天是我的二十一個整生日，是我成年的日子，我的父親許我自由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可不是，今天是八月十六。唉，我真忘記了，你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我是叫你得一個出其不意地歡喜。媽媽今天早晨，還請你們吃好飯呢

。」

「唉，該死，該死。我還沒有東西送你呢。江先生大概有禮物送來罷？」

「他送給我了，你看。」章女士伸出她的左手。

「什麼！戒指？你們已經定……」

「還沒有正式定呢，我是現在先帶上給你看看……」章女士似乎有些害羞，

又低下頭去。

忽地一個寒噤，震動沈女士的全身，不知說什麼，過了半分鐘才恍惚地說出一句：

『恭喜你。』

『有人叩門了，接着由門縫外面，傳進一句馬菜話：

『姑娘，江先生來了。』

章女士急忙跑下了樓，過了五分鐘，又跑上來，懷中抱着一大束鮮花，另外一封信。

『素貞姐，這是江先生送來的花，你看好不好？還有一封你的信。』章女士忙着把花插在花瓶裏，轉身向沈女士說。

『你快穿衣，我們在下邊等你。』

沈女士看這一封信是『小弟弟』寄來的，他許久不來信了，沈女士似乎已

把他忘記，她無聊地打開。

素貞姐姐：

想你的『愛的課程』已經學習完了吧？這三年來我沒有一天把你忘記，直到今日。在你離開的第一年，我是何等傷心，何等熱望着你回來，而你總是淡淡在敷衍着我。我~~的~~後來不常與你通信，是我太難過；所要說的都說了，一提起你我就要痛哭。後來我看你更冷寞了，或許你已有了別人，我是空等着，我已覺得我終歸要失望，然而我仍等你完整的三年，希望你在這三年盡頭有信來，結決我們這一段宿約。我真不料過了一個多月還不見你的信，我真失望了。但是在我人生的前途也不盡完全失望，我又有一位女友了，比我還年青，已得她的同意，昨天已經正式定婚，明年打算一同回國，過我們的共同生活。你現在幸福罷？希望你在幸福中仍不忘記爲你要受苦三年的『小弟弟』。

在先她是淡淡地看；到了一半，她哭了；到看完，她幾乎暈過去了。她又把這封信鄭重地讀了兩遍，她覺得每個字都是責罵，都是神聖，真想不到天地間還有一個真心愛她的人，她把這最初也是最後的機會輕易的失掉了。她自己不知道爲什麼那時的思想那樣古怪，悔恨痛苦震撼她的心靈，頹然倒在牀上，任眼淚縱橫地湧出。在昏迷的意識裏，她聽到下邊的章女士彈着風琴，江天剛的洪壯的聲音在唱……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is over the sea,

.....
.....

一九三〇，八月於廣州。

矛 盾

「有人說：『戀愛是苦惱；結婚就是墳墓！』你說到底是不是？」楊小姐
猶疑地對着李太太說。

「這也未必罷？世界上不乏聰明的人，若說是苦惱，為什麼人們還去戀愛？若說一定是墳墓，又為甚麼許多女子要急着出嫁？」李太太溫柔地解釋着。

「所以這就是人生的矛盾，也就是痛苦的來源。」

「是的，但是這種矛盾是個人造的；若是你走兩條相反的路，自然是自己
矛盾，若是決定走一條路時，就不矛盾，也無今日的苦惱了。你說是不是？」

他們坐在一個很雅靜小院子裏，階前排着各種盆花，靠南牆有兩株高大的

柳樹，從稀疏枝葉裏，灑下清涼的月光來。

『是呀，在歧路裏彷徨，自然是苦惱，然而走上墳墓去，也不見得快樂罷。我的好姐姐，你知道彷徨就是苦惱，爲什麼還不決定向前走。墳墓的話，不過是片面的理由。』

『……』楊小姐的頭低下去了。

『好姐姐，聽我說句老實話罷，你已經苦鬥了半生，兩個兄弟你都培養成人了：彥華呢，你已給他娶了妻，而且生了孩子；彥奇呢，還有一年大學就畢業；母親，已經有了年紀，現在也不愁吃穿問題，兄弟們也可以獨立生活了。倘若過幾年母親老了，贖下你孤零零地一個人，兄弟們到山南海北去作事，各人有各人的家，只有你在社會上飄流，那裏是你安身的地方；有誰是安慰你的人！你是什麼都明白的，何必還這樣固執呢？』

李太太看着楊小姐的臉色，頗有點淒然。於是她又繼續下去：

『好姐姐，你還是決定出嫁的好，要是始終沒有機會，也就罷了，既是人家對你這樣好，這會子又遠遠地由南京追了你來，又一塊兒逛了些日子，雖然表面上沒有說破，向你求婚，然而也是因為你早就向人家宣佈不出嫁的了，誰也不敢冒險來撞這鼻子灰；只要你決定，我敢保你們的事就要成了。』

楊小姐望着階前一株大石榴樹，只管出神。堅實挺拔的枝幹，映着月光頗有些傲氣，上面累累地大石榴果，很豐滿地孕育着一肚皮的子粒。

『咳，人生真是交錯了矛盾的網，明知道戀愛程途中埋伏着許多苦痛，災難，人還喜歡去嘗試；明知道結婚是葬送一生的墳墓，可是人們還要結婚！』楊小姐漫無着落地回答。

『是呀！苦惱就是因為生活的矛盾，若是你「決定」出嫁，不就是不矛盾了麼？』李太太誠懇地說。

『咳，我的好妹妹，你知道我是長這麼大，未曾戀愛過的，可是據我的觀

察，許多青年女子輕於戀愛，不是受了騙；就是自殺。更有許多女子，有幹材，有學識，大可以在社會上幹一番轟轟烈烈事業的，然而一出嫁，全份精神生命用在丈夫和孩子身上了；以前的學識呢，都埋葬在家庭裏了；一生的事業也埋葬在家庭裏了。所以女子一出嫁一切全完了。然而許多人還要出嫁。明知此路不通還要走，這不仍然是人生的矛盾麼！」楊小姐又興奮起來。

「是呀，有點矛盾，但……」李太太說。

「所以我說人生就是矛盾！」楊小姐額上縐紋展開了，眼睛又瞪起來。

「是的我承認有些兒矛盾，但……」

「我說人生就是矛盾！！」楊小姐幾乎叫起來。

「采姐，什麼矛盾不矛盾，你還是進屋子裏來歇息歇息罷。」周小姐推開房門，走出院子來，「你們是談矛盾的小說麼？」

「人生實在是矛盾，矛盾很厲害。」楊小姐瞪着的小圓眼睛發出了凶光。

周小姐吃了一驚；看見李太太轉過臉來使眼色，立刻會意了。

「采姐你今天在公園裏去了一天了，到這時候還不休息休息？」周小姐扶着楊小姐起來。「喲，這天氣多涼啊，還穿這樣薄的衣裳！張媽！來幫助楊小姐進屋子裏睡覺去吧。」

張媽走出來說：「楊小姐，剛才莫先生打發人送來一大把鮮花，還有一封信跟一包點心，我把花插在花瓶裏了；信和點心都在梳妝檯上哪。」

「倒底還是矛盾！」楊小姐走到房門口說。

李太太望着她的老姐姐楊小姐的背影，微微地嘆息。

周小姐將楊小姐送進房裏以後，叫張媽把些餅乾瓜子和茶盤拿出來，又吩咐說：

「張媽，你不要在楊小姐前說長說短，她這會子剛好一點兒；你去看她睡了沒有？如果還沒睡，問她要吃牛奶，給她沖一碗牛奶粉。」

「唉，怎麼好？她還是那樣遲疑莫決，怎麼也勸不轉她。好容易病好一點了，今日晚上似乎興奮太過了，腦病又要發作，怎麼好！」李太太看着周小姐說。

「她總是抱着從前的見解，一絲兒也不肯改。」周小姐說。

「她若不改從前的見解，也就不致於病了。她心裏總是想：「嫁呢，不嫁呢？」她不能決定，也不能排解，老是在歧路上彷徨，弄得很久失眠，腦筋衰弱下來。」

「她不是說過，她所以同莫先生交往，是因為莫先生也是想不要的，志同道合，才互相做朋友的嗎？」

「唉，我的傻妹妹，男女做朋友，多半都抱着結婚目的的，若是他們倆都只是走到純粹的友誼爲止，恐怕莫先生也不到北京來看她，她也不必回到北京來養病了。」

『是的，今天我們在中央公園裏，我也看出莫先生是有意的了；況且在他起身之前又送來那麼好的一把鮮花。』

李太太喝了一口茶說：

『莫先生也真是個同病相憐者，今年大概已有三十五六歲了，據說從來沒有過戀人，更沒有娶過；然而比起我們這位老姐姐似乎還年青。』

『我們這位老姐姐也真可以，把很多的出嫁的機會都輕易放過去了，只一心養着母親，供給兩個弟弟讀書，現在她的志願總算差不多達到了；然而儘是爲人打算了，卻忘記了爲自己；到了三十七八歲了，再錯過這個機會，我看再難找到了。』

李太太沒有回答，只看着天上的星斗出神。這時大約有十點鐘了，夜非常的靜，只遠遠地傳來賣硬麵餛飩的沉悶的叫賣聲。

『琴姐，』周小姐又繼續下去說。『你認得程桂英吧，她四十歲，頭髮都

白了才出嫁，嫁了一位六十多歲的醫生，現在她看見年青的女子就說：「你們千萬別不出嫁，趁着年青的時候定婚罷。」真所謂現身說法；但我總懷疑，她們年青的時候，爲什麼這樣地固執呢？」

「唉，霞妹，你那裏知道我們那時的教育的呢？我們的校長就是一位老處女，教員們也多半是不出嫁的老姑娘，她們時刻防着女學生同男人交往，信都要查，與其說是在學校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在尼庵裏修道。將女學生弄成畸形的心理，唉，真是罪過。你去看看你的表姐睡了沒有？她房裏燈，還點着呢。天氣不早了，我們都睡去罷。張媽大概也睡了，你幫助我把這零碎東西拿進去。」

李太太打了一個呵欠，走入自己房門。

周小姐輕輕地走進自己的臥房，見電燈已被拉在對面楊小姐的牀頭，屋角的小茶几，已搬到牀邊，上面的花瓶滿滿地插着莫先生送來的鮮花，旁邊安

放已打開的一封信。楊小姐穿着一件白布藍花的睡衣，亂髮蓬蓬的頭埋在枕裏，睡着了，面上很深刻地顯着蒼老勞累的皺紋；左手裏還捏着已看過大半的一小本書。周小姐輕輕地將書拿過來，見封面寫着：

『結婚的愛』

周小姐撲嗤地一下，幾乎笑出聲來，心裏說：

『這位老姐姐，現在才從頭裏學開步走！』她又輕輕地放回在她的枕邊，然後把電燈擦滅了。

★

★

★

★

★

楊小姐近來的腦病，的確好多了；與其說是李太太伴着勸說的效果，倒不如說路義斯女士的督促。路義斯是位有經驗的老教士，和楊小姐同事多年，是她最佩服一個人，特意來到北京探楊小姐的病。這是中秋節的第二晚上，依然在李太太小院落裏。

『采真，你明天就同我回到南京去，你們就趕快決定，不能再猶疑了；你已經受苦不少了；你如果再不決定，身子一定受不住。』路義斯女士先發言。

『是的，就這樣決定罷，明天你就同路教士去南京，我給我們李先生寫封信，告訴他這件事，他同莫先生在美國時是同學，在南京常常見面。路教士見着我們李先生的時候，更託付託付他叫他對莫先生講，你們兩下就決定，免得兩人心裏都受苦。』李太太說出進行的計劃。

『唉，事情那能就這麼容易？倘若人家……』楊小姐仍猶疑地說。

『我的姐姐，你怎麼還看不出來呀，你們認識了一年多，你總表示不出嫁，人家怎好說；「你嫁我罷」。男人雖然臉皮厚，也不能睜着眼睛往釘子上碰呀。人家爲什麼特意由南京跑來看你，在這裏住了一個月？你們天天出去玩兒，然則你還不懂得麼？』李太太着急了。

『但是我總是懷疑，男子是靠不住的。你知道我早已決定不出嫁的了，也不是特意向他表示；看他這樣子，唉，真難叫我決定。況且人心變幻，誰敢說得定呢？倘若……』楊小姐分辯說。

『你老是「懷疑」；「懷疑」叫你有病，「懷疑」叫你吃苦，你把「懷疑」丟掉不可以麼？好采真，你把你的問題交給我罷，你明天就跟我去南京，不必再憂慮了』。路教士又督促一句。

『唉，但是……倘若……』楊小姐說。

『噹鈴鈴……』門鈴響了。

『張媽，有人來啦，快開街門去！』李太太喊。

張媽開了街門。周小姐的聲音傳過來：

『你給我罷，你不必進來了。』

『王少爺，您進來坐一坐罷？叻，您買這麼多的東西，我拿罷。』張媽說

「這裏這麼多人，你還是回去罷。」

「這位小姐，王少爺來到門口，那裏叫人回去的。」張媽又關上了街門。

周小姐笑嘻嘻地走到三個人面前，手裏抱着一大堆紙包兒。李太太笑着說

「還是他們年青的姑娘們幸福，趕快定了婚，多麼快活。」

周小姐一扭身跑進了上房。

「就是這樣罷，明天我不在這裏來了，兩點十五分以前我們在東車站見面

。」路義斯女士站起了身來。

「就這樣罷，我送他到車站去。」李太太也立起來。

「采真姐，明天真走麼？我也陪你到車站去，周小姐出來說。

「你們再容我想想吧，唉，恐怕……」楊小姐仍然呆坐着。

『你已經思想快要一年了，還想到幾時？』李太太送路教士到大門口告別了。

第二天兩點鐘，楊小姐就被強迫着到東車站。

★ ★ ★ ★ ★

中秋節過後一個月，李太太的小院落裏滿含着秋意，大紅石榴已全被摘去，大柳樹的葉子也『其黃而殞』，台階上又新佈置着含苞未放的菊花。客房裏兩個臥牀都空着，只有燈光依舊。周小姐在書架旁檢點舊書，張媽拿着茶壺在斟茶。

『大小姐，您喝茶呀；您先歇會兒罷，怎麼來到就看書？您學校的功課忙麼？您去了這一個月，彷彿您走了一年是的。太太一會兒就回來，上協和醫院看楊大姑去啦。怎麼王少爺沒有同您一塊兒來？』

『那個楊大姑！是楊采真小姐麼？』

「是呀，您還不知道哪？楊大姑回來三天了，來到就入了醫院，太太着急得甚麼似的，一天一天地在醫院看着，頂晚才回家。」

「楊小姐，怎麼又回來啦？」周小姐很詫異地問。

「唉，真可憐，怪叫人難受的。不是上月楊小姐跟路教士去南京麼，說是跟莫先生定婚去；太太也給老爺寫信叫老爺跟路教士兩人做媒，楊小姐死說活說地才樂意了，誰想到跟莫先生一說，萬也想不到，他說：「我是不娶老婆的，我們可以永遠做朋友。」唉呀，我的小姐，這是什麼話！那有大姑娘和老爺兒們老做朋友的？人家大姑娘不爲的定婚，爲什麼和男人交往？把人家大姑娘要夠了，這會子又不定了，那麼容易的！老爺給太太來信，太太氣的了不得。後來路教士又來信，說：「楊小姐當時就氣病了。」在南京養了兩個禮拜，太太又給老爺打電報，叫楊小姐回北京來。天下有這樣便宜事麼？把人家大姑娘要夠了，又不定！有這便宜事麼？」張媽興奮得腦後的鬢子

都豎起來。

「怎麼？莫先生不樂意？楊小姐病回來啦！你們太太爲什麼沒告訴我？」

周小姐放下書，坐在椅子上忙着問。

「您還說呢？我們太太爲楊小姐的事這一月來那天有一時的寬心？您在學校裏念書，告訴您，又怕您分心，自楊小姐入了醫院，連飯都吃不下去，整天地陪着……」

「楊小姐病的怎麼樣，厲害麼？」

「大概病的不輕，聽說瘦得厲害，一陣一陣地糊塗。這都是莫先生害的她！把人家大姑娘耍夠了，這會子……太太回來啦。」張媽連忙跑出去，她聽到門鈴聲了。

周小姐坐在椅子上出神，偶然見屋角小方桌的下層，很平正地放着那本楊小姐讀過的『結婚的愛』。

高跟鞋的聲音和布鞋跟擦地的聲音，愈走愈近了。『周小姐來了多久了？』的確是李太太的聲音問。『剛來不大工夫。』張媽替李太太拉開房門。

『琴姐，采真姐病的怎麼樣？』周小姐迎着頭問。

『很難說，腦病更厲害了，兩三個禮拜不能睡覺；吃藥，打針，都沒效，簡直非瘋不可，唉！』李太太很憂鬱地搖着頭坐下說。

『她太在乎了；不過朋友罷了，就立刻想到婚姻上去，而自己又解決不了。我以為都成熟了呢，誰想到毫無把握，倒向男子求婚，結果失敗！』

『霞妹妹，她那裏比得上你們年青的姑娘呢，三十八歲了，又沒有經驗，忽然同男人交往；又遭失敗；怎麼不……』

『你應當勸她說，失戀是常事，失敗一次得一次的經驗。』

『她的思想，她的年歲同你們一樣麼？姑娘老了，思想就變了。』

『莫先生太對不起楊小姐了，以前好的到了甚麼份兒上，把人家大姑娘要

夠了，這會子又不樂意，那麼容易呢？」張媽立在旁邊插嘴。

「張媽，我還忘記了呢，你趕快叫醫院的電話，找楊老太太，我遠得囑咐她們今夜好好地看守楊小姐，千萬不要疏忽，你快去叫「東局一百十五。」」

張媽退出了房門嘴裏還咕嚕着：

「……不樂意麼，以前跟人家好！……那麼容易呢？」

「怎麼我姨也來了麼？爲什麼這樣看得緊？」周小姐問。

「李太太一同由南京來的，來到就伴着女兒住在醫院，老太太不放心，女兒不睡，老太太也不睡；三四天不怎麼睡，那麼大年紀，那裏熬得住。

我勸老太太在隔壁房居住，夜裏叫看護格外照應些，我看采真這兩天神色格外不好，的確反常，昨天夜裏直着眼睛喊着：『讓我到墳墓去罷，讓我到墳墓去罷。』老太太嚇得不得了，總是眼淚汪汪的，今天我來的時候，好多了，采真姐也清醒些了。』

李太太，電話打通了，醫院裏的人說：「楊老太太，剛睡着了，不便驚醒他；楊小姐精神好一些，也在房裏睡呢。」

張媽回來對李太太說。李太太和周小姐同時鬆了一口氣。

「唉，可憐，做了半輩子老姑娘，如果弄個失戀而死，也太不值得了。」

周小姐嘆了一聲。

「我真後悔，倒不如不叫她去南京了；可是誰知道姓莫的變了卦！你看她沒去南京時，整天說：「嫁呢，不嫁呢？」我們做朋友的，當然勸她嫁。誰又想到反倒給了她更難排解的苦惱！」

「明天禮拜，我吃過飯，就去看她。我再勸勸她，失戀是常事；等她好了些，我們再給她介紹個男朋友，趕快叫她結了婚就好了。」周小姐笑着說。

「她還交男朋友！我看她受了這一次刺激，今生算完了。王先生沒有送你來麼？張媽，客廳裏電話鈴響了，問是誰打來的電話？」

張媽匆忙地走出。

「我真不明白失戀會受這麼大刺激？如果……」周小姐忽然縮住了口。

「如果你失戀，你怎樣？」李太太笑了。

「如果是我，也不會失戀，我也犯不上去求男人？」

「假如你們王先生要跟你離婚，你怎樣？」

「他！假如……」

房門猛地開了，張媽連呼帶喘地跑進來，幾乎被外面的門檻，絆了一個筋斗。

「太太，可……了不得啦，醫院來……電話說，楊小姐從樓上跳下來，跌死了。」

兩個人同時跑到客廳的電話機；時辰鐘正敲着十一下。

孝 女

驚生回到了公寓，神志快快，無聊地跨進了自己的房門，將帽子隨意地向書桌上一扔，手杖向桌邊一靠，又任憑他滑倒，然後懶散地將身體堆在一張籐椅子裏，銜着一支香烟在想：

『真討厭，一個個像窮秀才那樣酸，像追怕了的兔子似的膽小！在會客室裏等她們半天，雲談話不到五分鐘走了；靜又推託有事不見；找英又出去了，她一定同小張去公園了；去也好，省得她整天向我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儀也許在家吧？不行，她那小姐氣太大，還是找找敏着。』他想到敏，又搖起頭來，『也無聊，她那認真的大議論，也實在可怕。：：：：：唉，怎麼辦呢，這樣地好天氣，又這樣地無聊？』

北京的春天，清明的時候實在不多，差不多天天塵土飛揚，難得今天的風和日麗，況且又是星期。

無聊浸潤了驚生的全身，於是無意識地拿起今天報紙來看。驀然他看見副張裏一段新聞：

『東城大佛寺前清候補道吳昌年之女公子淑琴女士，前日因痛老父病重，母又早亡，一時情急，暗割己股肉一塊煎藥奉父，不料父服藥後病竟霍然。女士則因痛臥牀不起，昨日始被家人察覺，急送醫院調治。女士在家攻讀，頗通文墨，性亦閑雅，年僅十八歲。其父只此一女，愛如掌珠，因發現此事後更為驚喜。現聞女士在××醫院養病云。』

『孝女！真正孝女！現在的世界，真會有這樣的女子！』

驚生霍然立起身來，無聊立即逃避，眼睛發出奇異的光。他在室裏踱了一會，遽然從桌上拿過帽子向頭上一扣，拾起手杖，走出房門。

『看孝女去。』

『夥計，給我上××醫院打個電話，問幾點鐘看病人。』他站在帳房門口，看牆上的壁鐘還不到兩點。

『三點到五點，王先生。』夥計放下電機，回答的聲音。

『好，先到市場去。』驚生走出公寓的大門，一脚跨上一輛人力車。

★

★

★

★

★

一位白衣的看護婦，領他到一個小房間，房裏佈置很精雅，進門是一架四扇的小屏風，病牀想在屏風後面。看護說了：『吳姑娘，有人來找你』之後，就輕輕地把門關上走了。

驚生很小心地走過屏風，正碰到一對驚奇的眼光向他注視，他含笑地點一點頭，輕輕地把買來的一大包水果，花旗餅乾，牛肉汁放在對面的小方桌上，就不客氣地坐在牀邊的一張小圓凳上。

吳姑娘已擡高了頭，驚訝地問：「你是誰？」

「吳小姐，想你不認識我吧，我可以介紹我自己，請你不要驚訝，我是敬慕你的芳名，特來拜候你的。我姓王，叫王驚生，××大學畢業，××中學的教員，今天看報，知道吳小姐是一位現在很難得的孝女，特奉獻一點薄禮，請笑納。」

「那不能，請你拿回去吧，我不認識你。」吳姑娘臉紅了。

「請吳小姐不要客氣，我們雖然初次見面，也不要見外，我是真心誠意愛慕女士的孝行，特來拜候，並無一點的惡意。」

「多謝你的好意，但我不能要你的禮，你還是拿回去罷。」吳小姐的臉已轉到裏邊去了。

「吳小姐，請你不要多疑，我真是誠意而來，然則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還有什麼壞意嗎？」他說的「高等教育」四字格外地響。

吳姑娘又轉過身來，向驚生的上下一瞥，臉又紅了，說不出一句話。

「我是××省人，在北京讀了四年書，又做了一年事，在這裏我沒有家，現在住××公寓……」

「王先生多謝你，請你現在走吧，我的家就有人來；你的禮實在不敢當，請你帶回去罷。」

「吳小姐，請你原諒我吧，也請你讓他表示這一點敬意。」

他溫和而鄭重地望着吳姑娘臉站起來，戴上帽子說：

「吳小姐再見。」

「再見，請你……」房門已輕輕地閉上，聽不清吳姑娘的後半句是什麼了。

滿意，輕鬆，把幾天來的無聊，都趕散了，驚生很愉快地找着一位朋友到東來順吃夜飯。

第二天剛到三點鐘，驚生已站在吳姑娘的門外。向走來一位看護問：

『我可以進去看吳姑娘嗎？』

『可以』那位看護又代敲兩下門走了。他把門扭一轉，進來又輕輕地關上。含笑走到吳姑娘的牀前，吳姑娘向裏睡着，枕頭旁堆着長而黑的一條髮辮，在薄氈下，顯着少女的起伏的體態。他又望外一瞥，見牀裏放着 he 買來的餅乾盒，桌上的牛肉汁，似乎已被動用了，臉上又泛起一層笑容，不自覺的坐在了牀沿。

『誰？』吳姑娘醒了，轉過身來。

『吳小姐好麼？』他立起來了。

『是你，王先生。』她轉過身來，臉忽地罩上了紅暈。

『你現在好麼？對不起，驚了你睡覺。』

『……』

他又在小凳上坐下了，緊緊靠着牀，他的右手幾乎碰到吳姑娘的頭。

「吳小姐，你現在悶的慌罷，我給你帶來幾本小說，有一本是我作的。」他把幾本書放在牀頭，因為吳姑娘不敢伸出手來接。

「謝謝，在醫院裏看不下書去，請帶回去罷。」

「是的，在醫院裏，不像在家，但是病中容易煩悶，看書未始不可以消遣

。吳小姐，你在什麼學校讀書？」

「以前在第四小學，後來在家。」吳姑娘的臉又紅上來了。

「在家比在學校更好，家裏是自由的活的教育，學校裏是規律的，死板得多，聽說吳姑娘作詩很好呵。」

「不會作，不過念過一點兒。」

「尊大人不是——個詩家麼？吳小姐一定是家學淵源。」

「父親也不常作詩，他不過教我讀一些就是了。」

『那麼，吳小姐的文章，一定很好的了，在家裏那樣專門用功。』

『也不會作，只是胡亂寫寫。』

『一定很好，吳小姐常看現在的新書麼，新出版的新詩，小說？』

『看的不多。』

『我看的也不多，不過我倒有幾本，吳小姐把這幾本看完了，我再拿幾種來。』

突然房門一開，走進一位看護說：

『吳姑娘，你們家裏給你送東西來了。』

似乎兩人同時一驚。驚生很快地走出來，幸喜送東西的老媽子，正在過道裏仰頭望着牆上有數目字一明一滅的電燈，他匆匆走下樓梯。

★

★

★

★

★

大概過了十幾天罷，下午三點鐘，驚生照例的又走到吳姑娘養病的門口，

正待敲門；那位白衣的女看護笑嘻嘻走向他說：

「吳姑娘人家出院啦。」她帶着譏諷而開心的聲調。

「幾時？她什麼時候出院的？」

「人家今天早晨就走了。」這「人家」說得特別清楚。

他惘然走回寓所。

「真糟糕！」他對自己說。「好容易認識一個，又跑了，唉。」

他抽着一支煙，坐在籐椅子裏想：

「找上門去？大概不行，那樣女子，十二分的舊式，未必肯見？……她父親，那老頑固黨，聽說找她的女兒，也許把我交給警察。然則怎樣辦呢，又是這樣地岑寂和無聊！找大姐姐們去？然而又兩星期不見她們了，現在想來對我更生疏。即使在會客室裏，見着她們一個兩個，談幾分鐘，又得走開，也是無聊。然則……」

是翻開年少，便昂然走出公寓。

他到公園時，三點剛過三十分。遊人還不甚多，久站在水榭旁邊，自然是無聊。距會約的期間還遠，他跨上水榭西邊的土山。小路兩旁的榆葉梅多已開殘，花下鋪滿一層花瓣，他立住腳，頗有點傷感。十幾天睽別的公園，不料春色已如此地衰老，北京的天氣真奇怪，似乎是在狂風塵土中偷偷地來，又偷偷地去了，倘不留意，春天就被人忘掉了，似乎剛過了嚴冬，又是盛夏，唉。他不覺在土坡上出神，憶起曼殊大師的詩句來：

『落花深一尺，何必帶蒲團。』

『老王！你一個人來了嗎？』同時他背上有人一拍。

他回頭見是名士派的小張，玳瑁邊的大眼鏡，也是馬褂，長袍，西洋褲腳，皮鞋，手裏拿着堂皇的文明杖。

『老張，你也來啦，密斯李沒來麼？』他招呼着，一轉臉似乎又轉來幾個

人。英，敏，靜，儀，雲，之外還有另外兩位男同學。

「嚇，你們都來了，你們今天放假嗎？」

「他忘記今天是禮拜六的下午了。」大家鬨笑起來，小張打趣說：

「老王，大概又有什麼「愛魔」把你纏胡塗了罷，今天禮拜幾，都忘記了。」

他忽然想起小張對於他的拉攏女同學，常喊的一句「打倒帝國主義」來，也笑着說：

「我倒不是被什麼「愛魔」纏住了，大概也許是被什麼人拿我當作「帝國主義」打得把日子都忘了，是你罷？」

他的滑稽的口吻，引得女同學們一笑。

他隨着他們走下了土山，又到西邊兩旁有大柏樹的柏油道的盡頭，他停住了，因為快要四點鐘，於是託故離開。背後聽得小張嘲弄的口調：

「跟誰定了約會，這樣地匆忙？」

「已是四點半了，吳姑娘仍不見來。他在樹下徘徊着，頗有點着急。」

「也許她不來了吧？」他想。「她生在那樣的家庭裏，思想那樣舊。大概她從沒有跟男人交往過，想是怕羞。然而在醫院裏，第五次見面時，她不是已經坦然的向我問家裏的狀況麼，顯然地已被我征服了，這次想不至於不來呀。」

他立在荷花池的旁邊，看一羣妓女在假山石上起鬪，又走到公園的入口處張望，一會兒又在水榭前來回地踱，腦子裏盤旋着：

「她不至於不來呀？」

他拿出錶來一看，五點十分了，仍不絕望地探視着東邊的便道。似乎有人從旁邊向他走來了，快到身邊了，他轉身見是一位領壯的老頭兒，圓胖臉，兩撇黑鬍子，夾袍馬褂，也是拿着手杖，立住了，在打量他，他不認識，覺

得神態一些詫異，他想迴避地轉身走開，然而那老頭兒問了：

「你就是王驚生嗎？」

他不禁一驚，隨又神色坦然。

「是，老先生認識我嗎？」

「我把你這引誘良家女子的光棍！」老頭子怒起來，揪住他的馬褂袖子，舉起手杖似乎要打。

驚生神色很鎮定，從容地說：

「老先生，你且慢動手，你是爲什麼呀？」

「就爲你這勾引良家女子的光棍！」他的手雖然仍被揪住，但手杖已輾縮下去了。

「老先生，你不要無禮，我與你老先生平日無緣，你且說我引誘那個女子？我爲什麼是光棍？」他說話很自然，平靜的眼光直逼得那老頭兒鬆了手。

『你……』老頭兒却說不出話。

『老先生，我們且到旁邊來談，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是作教育的事業，你說我是光棍，倒來領教。』他說話時已退到大樹旁邊。

『你……你不是在××醫院裏引誘了我的女兒，又寫信引她來公園嗎？』老者氣喘喘的聲音却很低。

『啊，你原來是吳老先生，請先息怒，失迎得很。我因看報載令媛淑琴小姐，割股療親的一段新聞，非常欽佩，於是上醫院去拜候她幾次，無非表示敬慕和崇拜；今天約她來，也是此意，老先生說我引誘良家女子，未免侮辱了我，更是侮辱了令媛罷。』他微笑着說。

『你這人——你給人家姑娘寫信應當麼？』老頭子的氣消了一半，想不到這位少年會賞識他的那位『孝女』。

『吳老先生，我給冷媛的信，想來你看過了，裏邊有你想的混帳的話麼？』

『……』老先生尋思，回答不出一句話。

『老王，我們在來今雨軒等你，你來呀。』那一羣男女同學又遊到這裏來了，小張向他舉手招呼。

『多謝你們，我談幾句話就來。』驚生也舉手回答。

『王先生，我看你這人倒很體面，方才開罪得很，你能到敝寓一談嗎？』老先生氣已全消，頗有些誠意。

『那倒沒有什麼不可。』他無所謂地跟着吳老先生走出了公園的門。

★

★

★

★

★

兩輛人力車在大佛寺街停住了。還不錯，吳老先生的大門油飾得很新，上面兩個大的銅環，頗不失為古香古色。吳老先生很客氣地讓他進到裏邊的客

廳。儼然在王位陪着。

聽差端來兩盅茶，又遞過一枝煙，點着火。吳老先生抽着大旱煙袋。

「王先生，府上？」吳老先生開始問。

「××省××縣。」

「在北京幾年？」

「在××大學讀書四年，××中學教書一年，五年了。」

「哦，王先生今年貴甲子？」

「二十四歲。」

「在北京有家？」

「沒有，只獨身一人，住××公寓。」他靜靜地吸着煙，看着滿牆上掛的字畫，等候着什麼事要來。

「吳所，把小姐請出來，說王先生在這裏。」一位僕人轉到後面去了。吳

老先生躍起茶來，「請吃茶。」

「唔，多謝。」他照例地拿起茶盅向嘴唇一抿，又放下。

「老爺，小姐說不見。」僕人很恭敬地立在旁邊說。

「驚生，你這裏坐，我進去就來。」王驚生一人，很有餘暇在賞鑑這客廳的佈置。

這客廳是兩明一暗地三間西房，靠牆是一個大長案，前面一個八仙桌，一邊設着一把官椅，案上陳列瓶，古董，及一大玻璃金魚盆，上去是一個大的葫蘆端端正正地放在一個大瓷盤裏；再上去是牆上掛的孟姜女圖。案上一端也堆着些古書，他隨手一翻，第一本書名是婦女一說曉，他拿起來讀：

「女兒經，女兒經，女兒經要女兒聽。……」他又往下翻過兩頁：「……身歪脚斜傷體面，拋頭露面壞聲名，光梳油頭淨洗臉，纏足罵正休怯疼。……」

他不禁慎重地把書放到原處，預備要走；但吳老先生仍不出來，他帶上帽

子，拿起手杖，準備主人一來，立刻告辭。但主人似乎有半點鐘還不見到，他只好來回地踱着：客廳中間，有炕，有棹椅，也有與外間相類似地古董，字畫。忽然一抬頭，見玻璃窗外，有什麼人在窺探，頭縮回去了，他翹首外望，大概老媽子一流地人物匆匆地走了。他推開客廳門，真想逃脫。

忽然老媽子轉來，露着笑而殷勤地臉說：「請王少爺等等，我們小姐就來。」又重新獻上一杯茶出去了。

小姐果真來了，白淨而樸素的臉，眼睛也有些腫，似乎方才哭過，長旗袍，薄底花緞鞋，很像北京的旗姬。羞怯怯地坐在屋角。

兩人都無話，只聽見壁鐘答答地響。

「吳小姐病好了？」畢竟王驚生先打破沉寂。

「好……」

「今天天氣還好。」

『……』

『吳老先生，怎麼不出來？』又過五分鐘，他說。

『一會兒就來罷。』

『那末，我先告辭；吳老先生，請吳小姐致意。』他重新又戴上帽子。

吳老先生進來了，吳小姐趁勢退出。

『走？驚生不要客氣，今天在舍下吃晚飯。』吳老先生張開兩隻胳膊攔住。

晚飯擺上來了，大概從飯館特叫來的，味道還好。吳老先生只是勸酒。王驚生吃着酒在想：『這真是奇蹟，居然今晚在這氣味絕不相同的「遺老」家裏吃酒，真是夢想不到。』從這老先生的神色談話裏，他想起那女兒經的主人，頗覺己身從現世又退到中古時代；他又想起聊齋誌異的故事來，似乎今天的遭遇，頗有故事裏的奇境，他等候着，看這奇蹟將怎樣開始。

奇蹟居然展開了。

『驚生，』吳老先生已有八分酒意，擎着酒杯看着他說。『我今晚說句放膽的話：寒門只此一女，既蒙你眷顧，我就成全你們的心願。小女已長，亟宜嫁人；我看你尙風流儒雅，在先我錯怪了你；你們既已見過，也談過，我也不能再矜持舊禮，今日之會，你們倆就算定盟，……老夫髦矣，哈哈……』

『那我……』真的奇蹟逼得他無從回答起。

『你也不必太謙，小女雖非佳人，但也配得起你這才子，哈哈……』

『一切沒有準備，……』

『還準備什麼，今天算是你們定盟；下月，我已計算過了，就給你們結婚，你也不必預備什麼，就在我這裏，我沒有兒子，你們就住在這裏，你願意教書，白天教你的書。』

『那有這樣輕易，這萬不可……』

『驚生，你既是個新人物，怎麼說這樣腐敗的話；現在我們且不要講古禮，現在一般新人物的男女，不是更輕易多了嗎？哈哈……』

王驚生的思想，完全浸沉在傳奇小說裏了，左右不知所可。話剛說出半句，就被吳老先生誤解地打回來了。他想說：『我沒有意思和你女兒結婚。』但想又爲什麼找人家給人寫信呢？又想說：『我不愛她。』這未免太唐突，不定激起對面老先生的何等動怒和難堪。又想說：『定婚也不能這樣快，這樣容易。』但這句話已被老先生駁倒了。終於說出：

『我現在沒有預備什麼禮物。』

『也不用你什麼什麼禮物，你手上帶的什麼？那不是戒指麼，好，你就摘下來，當你今日盟約的信物。李媽你在小姐那裏拿一個戒指來。』

在門外探頭探腦地李媽，嬉嬉地笑着答應着走了。

『王姑爺，小姐也要把你的拿進去呢？』李媽笑嘻嘻地把一個鑲翠的金戒指放在王驚生面前，還伸着手等候着他從小手指上脫下鑲黑石的戒指來。

血液沸騰了，神經已緊張，王驚生的心在模糊地跳；他不自主地脫下戴着好玩的黑戒指，遞給李媽。接着又是一陣嬉笑跑進去了。

吃過飯，他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怎樣地又回到他的公寓。

★ ★ ★ ★ ★

三天後，王驚生病了，與其說是體病，不如說是心病。

小張匆匆從外面進來。

『老王，你怎麼啦？病了，真糟糕，什麼病？』小張在地上走着說。『你瞧，這是密司英送你的一張入場券，今晚女校在××大禮堂演 As you like

你，密司英是主角，真糟糕，你能去不去？』

王驚生只是頹悶地搖頭。

「喂，最近兩三個禮拜怎麼總少見你？又有了新愛人了罷？上禮拜六我們在公園等你半天，你怎麼不去找我們？那老頭子是誰？你們談的那樣起勁？與愛人有關係罷？」

回答仍是搖頭。

忽然傳進外邊叱嚇的聲音，很清晰地到小張的耳朵裏。

「找誰？」

「王姑爺！」

「那個王姑爺？沒有一聲不響地就往裏走！」

「找我們的王姑爺，王景盛先生；我們老爺打發我送東西來的。」

「哦，王驚生先生。跟我來。」一陣布鞋底擦地的聲音移到門前。

「王先生，有人給你送東西來啦。」

一個四十多歲，腦後拖着蘇州髻的頭，由半開的門縫擡進來了。放下她手

裏的紅漆盒子，望了望床上躺着的驚生，雙腿彎下去，請了個安。

「王姑爺，您好。」

「這位先生，是王姑爺的朋友罷，您好。」李媽也望着小張請了安。就站在書桌旁邊向着王驚生說：

「我們老爺因爲這兩天您沒有上我們那兒去，不放心，打發我來看看您，順便帶一些家裏做的吃的來，我們小姐也問您好呢？您怎麼？您不大舒服麼？」她說着又裝着那鬼鬼祟祟的笑臉。

「你回去罷，我好。」不耐煩的王驚生終於發言。

「呦！您……」老媽子頗有些驚訝。

「哈！老王，你做了人家姑爺了，什麼時候做的？你怎麼守得這樣秘密？好……」呆住了的小張向王驚生驚訝地問。

「這位少爺，你還不知道麼？王姑爺在我們那兒，是——是大前天過的禮

。快啦，我們小姐快過門哩。我們老爺正爲這事情忙呢——唉，我還忘記說呢，我們老爺本打算親身來，今天陸老爺請去了，先教我來跟王姑爺說，明天我們老爺請客，請王姑爺去呢。」老媽子露出得意地笑容。

「你回去罷，你就說我現在病了，明天不能去。」王驚生有點氣惱，轉向裏面去了。

「您怎麼又病了呢？是時令症罷？這一發子，病的人很多。天氣乾，不下雨，就要有時令症。前些日子，我們老爺不是病了一場麼，唉，說起我們老爺的病，真難爲了我們小姐，自己一夜一夜地伺候煎藥還不算，自己還割下這麼大的一塊肉來放在藥裏煎，我們誰也不知道，難得她肯下手，天保佑，到底是神佛的感應，我們老爺吃了就好了。你說呀，我們小姐可支持不住了，她躺在床上哭，流了好多血，我們還攪着呢，後來仔細盤問她，才說了，送到醫院治了半個多月才好了。你說，我們小姐真是位孝女。」

『李媽，你別說了，你去罷！東西也帶回去罷！』王驚生驟然翻過身來。

『陶，王姑爺大概病的不輕，肝火太旺罷，怎麼不找大夫看看呢？我們老爺病的時候，也竟說糊話呢。』

『你們老爺是誰？』小張又偵探着問。

『姓吳，在大佛寺住，還做過官呢。』

『李媽，我叫你立刻就走！』王驚生怒聲申叱了。

『少爺，您瞧，我們王姑爺病的真不輕。您坐着，我回我們的老爺話去，趕快給王姑爺請個大夫來。王姑爺我去了，唉，怎麼正歡喜的時候病了。這捧盒放在這兒，您餓了的時候，可以點心點心。少爺再見。』

小張目送着這蘇州髻的頭在門外消失，回過來看，王驚生面向着裏，似乎生氣。

「哈，老王，」小張像探得異寶似的興奮，兩眼發光，在地上走着。這間葫蘆也有打破的時候，怪不得這兩個禮拜，女同學們說，在女校客廳裏不見你的蹤跡呢，原來如此！什麼「孝女」，割肉療親的孝女，漂亮罷？你怎樣又弄什麼「孝女」來，老王，到底怎麼一回事？」

沒有回答。

「喂，老王，王姑爺，孝女，哈哈。」

「喂，孝女來了，起來，起來。」

仍然沒有回答。

「老王，這張入場券，你也不熱心地要了罷，我還給你放在桌上。喂，密司英還要請你去批評呢？明天不是他們老爺還請你吃飯麼？還是會孝女比看戲好，喂，怎麼，老王，再見。」

「孝女，哈哈哈哈。」小張一路笑出去了公寓的大門。

張

密

★ ★ ★ ★ ★
過了兩天，吳府上得到一種消息，王驚生失蹤了。又過了十多天接到郵局寄來的一件小的包裹，裏面平安地裝着一個鑲翠玉的金戒指。

一九三〇八月於廣州

一個女兵

一

風聲越來越緊急了。

王女士這時穿着一身半舊的灰布軍服，同着幾個『女同志』坐在石階上，兩手托着腮，兩肘放在膝上，一雙水盈盈的眼睛，掛着淚珠，向天空凝望。驚慌，恐怖佔據了她們全心。月光雖還像平常一樣明澈地照在一狹方形小庭

院裏，然而在這荒涼驚悸的環境中，更顯得落寞哀愁。

這是一所政治學校，是革命政府的一種新建設。據說這個校址，是收沒的一個「劣紳」的別墅。前面的農田已剷平作爲軍事訓練的操場；周圍一道短牆，將這個學校隔成另一個世界。每當破曉時候，軍中號角吹起，三百多年青短髮的「娘子軍」列成行伍，荷槍佩劍，步伐整齊地走隊，嫵媚柔香的空氣中，却也有些殺氣。四個值日兵擗槍鶴立大門兩旁，門禁森然，皓月當空之夕，一排排的女兵據在假山上或池水近旁，婉轉激昂地唱着革命歌，誰也不會否認這是革命的世界。

然而世界是這樣地變幻莫測，春天一來，世事似乎也隨着變化。不知爲什麼，以前所謂忠實同志有的被捉被殺，有的逃避，好像喪家的狗。因此這羣女英雄似乎都有反動的嫌疑，包圍繳械的風聲，早幾天就傳出來了，校中重要人員已經隱避，一切都停頓，伙食幾乎也斷了。門崗已撤消，大門緊緊地

關着；假山，池旁也不見一個人影，月光下再也聽不到悠揚的軍歌和角聲，只剩得滿院荒涼和淡淡的月影。

『密司王，怎樣辦呢？』一個含愁小圓臉，湊近王女士耳邊問。

王女士的心正在恐怖彷徨中遊走着，對於她身邊的同伴這一問，不得不把出在天邊的神魂收回來，半意識地回答說：

『只好聽天由命吧。』剛說出口來，她立刻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立刻接着說：『不然就大家分散，各人走各人的路。』

『正是呢！各人走各人的路。』又有兩三位附和的說。同時却都似乎這樣想：『但我們的路是這樣狹窄，這樣崎嶇，這樣地渺茫！我們已從黑暗中逃出來，抓住了這僅有的一線光明，而這一線光明又泯滅下去了，前途重重疊疊的黑暗壓迫了來，到底各人有路可走沒有呢？』這種疑問反覆地盤據了這幾位青年女子的心。

正在這一籌莫展的時候，研地東邊的通到花園去的角門開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回過頭來望過去，月光下見正走來一個穿中山裝的人。待到那人走到很近，才認出是庶務主任沈嗣光來。有幾個却向着這來的黑胖圓臉站起來，似乎是在探聽這給腮短鬚的厚嘴帶來的消息。而王女士却扭轉過臉來，裝着沒有看見。

「風聲很緊急，」沈嗣光的沉着而狡猾的眼光向四外一瞥。「李軍長已認爲這裏的確有反動份子，將發密令圍剿，事情不久就要實現。大概今天夜裏罷，至遲明天就來繳械。我看事已至此，莫如大家及早走散，我是從黨部得來的消息，特來告訴你們。」半威嚇，半坦白地講完之後，他很大方地對着已認清楚的王女士的臉說：

「淑貞，你怎麼樣？許多人都已走啦！」這「走」字說得格外延長而有力，並且凝視的目光裏隱示着：「事已至此，你還不願意跟我走麼？」

『誰願意走誰走，我願意走時，我自己走！』王女士凄厲地回答。

『好！』沈嗣光憤然走出角門，砰然將門闔上顯出最後的決裂。

王女士走進自己臥房，將身體往鋪板上一擲，掩面大哭起來，像一匹受傷的狼。此時萬種悲哀，湧上心頭，她想起以前的種種。

二

她自幼失了父親，從母親孀生慣養地長到十八歲，曾爲了求學和婚姻問題傷了老母的心。在母親給許定的結婚前一星期，她便同幾位女伴偷着離了家鄉，順着浩浩蕩蕩東下的長江，來到了漢口，抱着犧牲的決心爲未來的生活開一條血路，而加入了革命的工作。而這半年來的軍人的生命，除去饑荒，窘迫，沉悶，驚恐還有甚麼？她不悲傷前途的暗澹，却爲太過幻想未來的光明而悔恨；更爲少不更事，意志薄弱而悲哀。

記得她剛來到漢口時，革命的氣焰，正在如火如荼地緊張着。她住在女友張太太的家裏，最初的目的求學，而戰後的教育界差不多都已破產，學校已作革命軍的兵營，學生們和一部分教員，都遠遠焉為革命奔走，因此頗覺失望。住了不久而經濟起了恐慌，與其說她從前未曾料到，不如說為將來光明的憧憬所炫惑。

張太太結婚未久的丈夫，在什麼黨部供職，自然也是新興的革命青年，家裏很樸素簡陋，看來顯然是臨時草創的家庭。

就在這裏結識許多，懷才未遇的青年，和熱心革命的志士。每天晚上總有十幾個人聚攏來，討論政治問題和傳遞軍事消息。王女士不久就加入了這個小團體，似乎有組織，也似乎是偶然的湊合。然而她的生活理想又激起新的方向。

一半為革命的熱潮的震盪，一半也為經濟陷了絕境的王女士，遂考入政治

學校：女兒的裝束換去了，在她的柔細的髮上，戴上了軍帽，豐滿成熟的女人身體上，披上了粗布的灰色軍服，胸部雖是束得緊緊的，而胸前仍顯着女性特有的兩個圓阜。大概因為革命軍是南軍罷，她將嫩白的一雙天然足，套入對新製的粗略的草鞋。

驟然變了一個新的環境和生活，是夠多麼偏促而生疏！而王女士却不大理會，入學的次日，就大大方方，挺胸踏步走到張太太的家裏來，儼然一位衝鋒陷陣的軍人了。張太太始而笑她變了像，繼而又戲謔地稱她為「女丘八」。

「喂，丘八小姐；不，武裝女同志！」張太太笑着說。

房門開了，外面走進一位穿中山裝的青年人來。王女士抬頭見一副黑的胖圓臉，粗黑的眉毛笑容可掬地正向她走來，很恭敬地點一下頭，招呼說：「密司王」，就坐在她的對面。經張太太介紹，才知道他正是政治學校的副官兼庶務的沈鬪光。王女士很驚訝，這個黑圓臉會認識她。

「密司王，你的衣服合體不合體？」沈嗣光瞞着她問。

王女士忽地腦際似乎電光一閃，想起在學生領軍裝的時候，在那裏上下打量女學生的：大概就是他。

「還好。」王女士淡淡地回答。

「軍人的生活，你覺得過慣麼？」沈嗣光已燃着一枝香煙。

「也沒有什麼？」王女士淡然一笑。

「自然！要革命，就得從根本上革，一切都要從新改起，另造新生活，另創新環境。譬如男女關係罷，雖說戀愛自由，而一切環境不許你自由；儘管文人們唱着高調，什麼戀愛自由，自由戀愛，而青年男女果真自由起來，他們又來斜着眼睛笑罵，造謠，忌恨，他們又成了自由的障礙，我以為……」

「你以為應當順着男子的意志，叫女人改造新環境是不是？」張太太忍不住插了一句。

『笑話！我所謂新環境是男女共同的新環境。密司王你的意見怎樣？』

王女士認出這是挑逗她說話，但她微笑不加可否。他又變了詞鋒：

『密司王，我有什麼可幫忙的地方，總可以幫忙。』這自然是一種示意。

『多謝。』王女士回答聲調是淡而且低。

從這一次相識後，王女士每從庶務處經過時，就被招呼。

一天晚上，王女士正在花園池邊眺望，忽然背上被人拍了一下，同時聽到一聲：『密司王，你不冷嗎？』她嚇了一跳，回頭正對着一副黑胖的圓臉，很快地小朱紅的嘴唇上被帶鬚的厚嘴唇親了一下就逃走了。王女士憤恨地望
着沈嗣光的背影轉過了假山。

又是一個月夜，九點鐘以後了，她同一位女同志在碎石砌的甬路上散步，那位女同志忽然想起什麼事暫回到宿舍去了，她倚着假山石休息，手裏玩弄着新開的菊花，似乎有些入神，突然有人從背後抱住她了，『我愛你』三個

字在耳邊響了，接着左頰上又印上了一吻，她吃驚地向後一閃，便倒入那人的懷裏了。兩隻大的手，便從衣角邊爬上來，急速地停在她的乳房上。她心跳得要突出口來，氣息幾乎窒息。

「唉呀！」不覺叫出聲來，掙扎着回過頭來，她認出一個黑胖的臉上顯着狡猾得意的笑紋。

「密司王，我真是愛你，請你不要高聲，你靜心聽我說，自從你一進學校，我就愛慕你，記下你的名字和履歷來，我想出各種機會找你談話，你總是不管理我，我是多情的——在上海P大學還差三個月就畢業，但我犧牲了學士頭銜來此參加革命，情感不算不熱烈罷？——你不要怕，我們既要革命，更應將舊的心理革掉，你不要蹙蹙扭扭，快活當前，我們就應當接受……」

王女士在沈嗣光的強有力的擁抱中，掙扎無效，不禁狂怒了。

「你要作什麼！」

『我要你愛我。』

『那不能！』

『現在不能也能了，你現在已屬我的了，還不是嗎？』說時上下動着放在她的胸上的兩手。

王女士最後的努力，始脫圍逃走了。

侮辱，極大的侮辱，然而革命的青年，這算得什麼呢。

三

王女士的軍人生活，委實感到一種枯寂和悲哀了。熱烈的革命血液雖在內部奔流，然而人總是人，不是機械，他要精神上的調和，慰安，和真的愛，物質上的適意和滿足。有一天放假，大概是什麼紀念日罷，她先到張太太處換下了軍裝，穿上女兒的衣裙，悄然走出門來，目的是找一處安閒的地方散

一個女人
與

一個女人

步，溫習一回女兒生活的舊夢。她走到一條巷的拐角處，猛然聽到二層樓上，有什麼人——大概是一位女人，彈着風琴在唱了！她怔住了。琴，是多麼甜蜜的夢呵！她憶起母親特爲她買來的靠窗的一架小風琴，她會爲牠做了一個繡花的布幔，邊緣綴着流蘇，牠會給她破了許多寂寞，作了她唯一的伴侶，半年來的心和環境的騷擾，幾乎把牠忘了；舊夢重尋，是多麼悲哀悵惘！舊時女兒的心情湧現了，她想起她的爲她逃走而傷心的母親，以及爲她伴侶的一架小風琴，淚珠不覺瑩然滴下了，若不是站在街頭，她將要失聲痛哭。

怎樣辦呢？回家是不可能，向母親再要錢麼？自己已經與家庭脫離了關係，倔強的心理，又不能使她投降。一路走，思想像風車般旋轉着，終於決定一種計劃。

「買一架，一定買一架。」她的意志很堅決，然而錢呢？真是極大的難關

。學校每月給五元的津貼，爲一個女兒家，已不夠用了，然而她三個月的努力省用的結果，居然積到十塊錢了。她又委託別種緣故，向張太太借了五塊錢，這總算爲她的目的進行了多半。

這一天，她又有機會出來，仍是換上女兒裝束的，在大街兩旁尋覓，希冀着遇見有人拍賣賤價的舊琴。街上總是擾攘，車輛奔馳中，時見革命的傳單在行人頭上飛舞，有如深冬的雪花，時見三五成羣的類似工人模樣的人，高喊着：

『打倒帝國主義！』

『解放被壓迫的階級！』

她停止在一家舊貨店的門前了，偶然瞥見裏面擺着的一架小風琴，心不自主地跳動起來，呼吸很急促，她裝做若無其事地走進去，掀起琴蓋，鎮靜地用手彈了幾聲，似乎還沒有大的毛病。

「多少錢？」她擡頭向着一位夥計問，聲音有些顫了。

「三十塊錢，少了不賣；這是人家寄賣的，我們不賺錢。」小夥計說的很輕脆。

這顯然是辦不到，身邊只有十五元的王女士，心裏如何的懊喪和不安。她失望地走出來，未到兩三步，幾乎和一個人撞個滿懷，一個黑胖的圓臉正看着她笑說：「密司王，要買琴嗎？」王女士在驚顫的狀態下，

「錢不夠。」

「多少錢？」沈嗣光向着夥計問。

「先生，方才跟這位小姐說了，三十元；這是人家寄賣的，既是先生要買就打個九五折罷。」

「三五十五，三九二十七，二十八塊半；就給二十八塊錢罷。淑貞，你

現在有多少？」

王女士像失却自主一樣，由手皮袋內拿出五元紙幣，十塊現洋。沈嗣光很慷慨地添上了十三元成就了交易。

王女士似乎在作夢，頭是懸懸地，兩足似乎駕空，眼前盡是雲霧，似驚喜又似恐慌。就在這種狀態下，被拖進一間小樓，直等到堂倌問：「先生，要什麼菜？」才知道已走入一間菜館。

女人畢竟是女人，情緒又這樣地交流着，以前的惱恨，現在的殷勤，織成一個無力排解的網，淡霧一般籠罩下來，漸漸濃重，忽又覺得這個網漸漸失了緯線，只有無數殷勤的細絲，縛住了她的全身，掙扎不得，就在這半麻痺的時候，教沈嗣光任情的摸撫，恣意的狂吻。

這一夜，她在自己的牀鋪上，做了無數矛盾的夢。

琴，已安置在張太太家裏了，她每天晚上便來彈奏；青春的憂鬱，旅居的

煩惱，軍人生活的枯燥，都由這琴聲來發洩，來慰安。處女寧靜的生活，暫時得了寄託。

到張太太家裏的人很多，大概都是革命青年罷，雖說是來聽琴，但大概多半是爲接近王女士，這裏儼然成了一個俱樂部。當然，在這十幾位革命同志中間，常常出現那個黑胖的小圓臉。而在這一羣中，王女士却認出李逸吾是一位誠懇有識的青年，然而私談，照例很少。他總是靜靜地吸香煙，兩隻沉思的目光，凝靜着在想什麼事。有一天忽然破格在只賸下王女士一人時，只說了簡短的幾句話：

『密司王，我不應當對你說這話，請你恕我，沈嗣光的爲人，你要小心，他是我的同鄉，他的行爲我是知道的。』

王女士對於這忠實的勸告，報以很感激地微笑。

春天來了，似乎一切都起了變化，漢口又換了新的司令，不知爲什麼，以

前革命的工作，都不對了，一切志士們多半是逃避隱藏。風聲越來越壞，沒有人注意到這羣女同志了。先傳來的消息是清查，後來是包圍繳械和遣散。學校當局都逃了，學校立刻變成無政府，大半學生們也走了，只留下少數窮無所歸的女子，彷彿失了牧人的羔羊。

在這局勢緊張的期中，沈嗣光來了。

「淑貞，你隨我走罷。」

李逸吾的聲音，忽在王女士心頭湧現：「沈嗣光的行爲你要當心。」立刻她堅決地反問說：

「你以爲女子一定得隨男人走麼？自己走她的路不可以麼？」

「淑貞，我不同你談學理，你看，你的同學們都隨人家走了——這裏實在危險，我是好意。」沈嗣光狡猾的態度，變了莊嚴。

「多謝你，她們走了，是他們的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淑貞，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爲你花了多少錢！」

突然一陣紅暈，塗上王女士的兩頰，她憶起以前種種侮辱，及買琴時花了他十三塊錢。

「錢，還你！……什麼愛情，還不是侮辱女性！」王女士委實怒了。

「拿來！」沈嗣光立時攤開了右手，兩眼兇狠得像廟裏的判官。

「明天給你。」王女士有些氣餒了。

「明天不給，我就要琴！」

這天夜裏，沈嗣光又來判談，終於到了最後的決裂。

四

王女士躺在自己的房間裏，痛哭着，往事像電影一般，在腦膜上演映。她痛恨這個小圓臉，又惱怒自己薄弱的意志。

『人家都隨男人們走了，你跟我走罷。』的聲音，反覆在耳邊響，眼前又現出這黑肥的狡猾的小圓臉；她嚴厲地斥退了這些幻影，然而錢呢？『沒錢我就要琴！』這一句是何等刺心！可憐自己大無畏的闖入這一個世界，而思想，意志，仍然是微小薄弱，毫無抵抗應付的能力；滿腔的熱望已打得水逝冰消，真想不到在革命的環境中，仍然是黑暗，矛盾的更怕！

次日，太陽照常地昇上來，庭院仍是死一般的寂靜；不過又添多些弱女子們的哭聲。

她草草地收拾了自己的用具，便到張太太的家。張太太的房門關得緊緊的。裏邊什物很紛亂，似乎在整理行裝。張太太臉尚未洗，穿着一件舊布的旗袍，臉色有些頹敗，一見王女士就說：

『淑貞，你的琴，沈嗣光擡走了，他說你是用他的錢買的，已經同你說知了。』

王女士惘然了，她想不到沈嗣光的手段這般辣；深深地痛悔不應該要錢他。但在張太太前却不願露出難堪的臉色，表示自己的弱點，隨即坦然地說：

「好罷，讓他拿去罷。」

她頹然躺在一張大椅子上，用牙緊緊地咬着朱脣想：「革命是多麼好聽的名辭，引誘了多少青年男女來，歸回到這旗幟之下；不久，又一個個地踢開，任情踐踏，口裏嚷着擁護女權，行爲却盡是摧殘女性的惡魔，高喊着解放，被壓迫的階級，實際上仍同帝國主義一個鼻孔出氣。」

過了三天，這琴的消息被王女士探知了，是藏在李逸吾的寓所。這寓所是在一個僻靜的小山邊，前面有一所大樓掩避着的爲人所不注意的木屋。王女士進來，就發現這琴安放在李逸吾的牀邊，李逸吾正在牀上躺着。

「密司王，你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也知道早有今天。這琴，沈嗣光放在我這裏，說無論誰不讓拿走！我勸他易必，還你錢，不可以嗎？他說不要

錢，只要琴。」李逸吾從牀上跳起來說。

「李先生，你知道這琴是我患難中唯一的伴侶，我真後悔不應該用他的錢，但在那時候不知怎地……唉！」王女士有些泫然了。

「密司王，你真不應該用這流氓的錢……沈嗣光也真豈有此理，還他錢，不要，——其實，他也不是要琴，大概是一種要挾！」

王女士忍不住一聲冷笑：「我早已後悔不應該用他的錢，但是「要挾」，作男子的手段，未免太卑鄙了罷？」

李逸吾默然移時，很冷靜地說：

「你拿去罷，老沈來了，我想法去對付他。……你搬到什麼地方去呢？你有地方住嗎？張太太不是去上海了嗎？」

「我現在搬到女中去了，那裏有我的一位同鄉。」

「咳，都是窮，真沒辦法，我打算找朋友借些路費也到上海去，後來再替

你想法了罷。」

『多謝你！』

聽說你的同學李女士，跟着一位政治部姓徐的往湖南去了？那位姓徐的我已經見過幾次面，似乎已經結過婚的。

王女士想起許多女同志，在窮無所歸的時候，便飢不擇食地隨着男人們走散，說不出一句話，只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晴空。

這琴又被搬到二英里外的第一女中。

五

四五天以後，李逸吾正收拾行裝待發，突然房門一開，沈嗣光進來了，還另外帶着一個人，似乎是苦力之流。李逸吾微笑地迎着說：

『老沈，我的信收到麼？真豈有此理，你的琴，不知是被什麼人拿走了！』

你知道我總是模模糊糊，房門是照例地不鎖，還好，沒有失落別的東西。」

「是的，琴拿走了，一定是王淑貞搗的鬼。」沈嗣光探討的目光直向着李逸吾的臉上射。

李逸吾很自然地說：「你怎麼知道呢？況且她也不曉得琴是在我這裏，即使知道，也不能不告訴我就拿走？」

「一定是她，我接你信後，就猜着她來搗蛋，我已打聽她是住在第一女中。」

「豈有此理，不必胡猜，你若耍琴，後來我賠你一架就是了。」

「我也不教你賠，琴是由你這個地方拿去的，只要你陪我走一走。」

「唉，這算得什麼？無論誰拿去，我賠你一架就是了。」李逸吾支吾着說

「不成，請你必得陪我走一走。」沈嗣光的態度很堅決。

「豈有此理……」

『不成，你一定陪我去要。』沈嗣光用力地拉他出了房門。

李逸吾本來是嫌疑犯，不好推託，若得罪了這流氓，在這陰惡的時局保不定就會有性命之憂，只得快快地在後面走。天氣本來不算熱，却故意地把外衣脫下來，慢慢地挨着走；二英里的路程，却在中途休息了兩次；拖延復拖延，第一女中終於走到了。

『有一位王淑真住在這裏嗎？』沈嗣光向着門房間。

『沒有罷？』一位老門房翻着眼睛答。

『沒有？請到裏邊問一問。』沈嗣光接着說。

『現在已經放了假，住校的學生很少，實在沒有叫王淑真的。』門房這回加以肯定了。

『沒有，我們回去罷。』李逸吾有所藉口了。

『他一定在這裏，我們等等她，她一定會出來。』

過了十分鐘，李逸吾說：

『我們回去罷，人不在這裏，我們還等什麼？』

又過了半點鐘，李逸吾有些不耐煩了：

『我們不必等了，等也無用。』

果然王女士來了，素衫青裙，普通女學生裝束，手裏拿着買來的二三個紙包兒。沈嗣光迎上來了：

『淑貞，琴，你拿來了沒有？』

王女士瞥見李逸吾也在一起，一切都明白了；很坦然地說：『是我拿來了！請你們裏邊坐。』便很慨然地領着三個人走到她的臥室。

王女士臥室很雅靜，靠窗放着這一架風琴，蒙着一張綠色的絨毯，上面擺着一瓶鮮花和一本琴譜。

沈嗣光坐在王女士的板牀上，黑胖的圓臉上透出冷酷的不自然的微笑，向

着王女士低垂着的臉說：

「淑貞，你可以再想一想，能不能讓我把你送到上海去？琴還是你的。」

王女士低垂的臉，猛然擡起來；似乎兩頰起了一陣紅暈，繼又爲忿怒所揮走，變爲青白，冷冷地說：

「琴，就在這裏，要，就拿去罷，錢，我現在沒有？」

沈嗣光便霍然站起來，先拿開琴上的花瓶和琴譜，並指揮帶來苦力幫着擡。

李逸吾於忙亂中插了一句似乎毫無效力的話：

「還你錢不可以麼？何必拿他的琴！」

但琴已被匆忙地擡出去了。嘩啦！有什麼掉在台階上了。李逸吾拾起來，原來是王女士放在琴上的手錶。

王女士此時，神經已麻木，呆坐在那裏，眼淚不自主地雨一般淌下來；頭腦空空的，超脫了時間和空間。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朦朧中，似乎聽到李

隨吾又跑回來，急促地說：

「密司王！真該死，沈嗣光這個流氓！我一出門，便看見他比琴攢得粉碎！」

王女士轟然暈倒在地上。

一九三〇八月於廣州

混 沌

一

革命軍已佔領漢口了，革命的空氣在青年人的心裏，像旋風似的四外播揚。[〰] S省的第三中學本來處在僻靜的山谷，到這時候，似乎睡飽了的人不願再睡下去，着了魔似的，騷動起來。

事之來也，非爲無因。在革命的潮流未播到這裏之先，據說先有幾個新考入外省的學生已帶進『黨』的徽齒來了，在暗地滋生傳染。校長雖然上了年紀，據說還是老民黨，平素對於學生結社是主寬，近來學生『鬧黨』，似乎已微有所聞，但抓不着組黨的證據，又以爲『黨』似乎開風氣之先，鬧起來或於學校有益，也說不定，所以他的態度類似容忍，又彷彿放縱。

然而黨終於公開，這已是在南涼攻下之後兩月了。第一次暴露的線索是在學生會長張以長突然請假兩星期去省又回來之後，居然操場的牆上發現許多宣傳品，報告，宣言，標語及圖畫之類，似乎是夜裏貼的，校長一起來到操場散步的時候，就發現牆下已圍着一大堆學生。從這天起，每隔一兩天必發現一種新標語，先是鼓吹革命和黨，不久似乎又轉了方向攻擊到學校內部來了？

『打倒腐化的教員。』

『施行擇師運動！』

這一聲在僻靜的山村，是往古所未有，教員們頗有人惴惴自危，然而校長還是容忍下去。因為這是不負責任的『黑貼』，鼓動空氣而已，況且這不過是幾個小孩子的胡鬧，不久就會平穩。校長是老於事故的，『認定』容忍是最好的對付的武器。

不久這標語發生效力了。禮拜日早晨教職員照例起牀很遲，書記向先生因為有事，八點半經過公共告白處，發現一張大的黃紙佈告，上面文字大概是這樣：

本校教員程度比較一覽表

說明：本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學生會例會，全體投票評定各教員資格優劣，及學生欽佩程度，茲將成績列表於後：

物理教員李 八十八分

歷史教員王 八十分

訓育主任劉 七十分

數學教員譚 四十五分

國文教員蔡 三十二分

.....

.....

書記向先生覺得這樣佈告，有點不像樣子，立刻揭下來呈給校長，校長看了也頗不以爲然，立即告訴向先生不要宣揚，意思是祕密地壓下去。然而不知爲什麼，消息當日即傳佈在各教員中間，他們議論着，祕密地計劃對付方法，因爲態度太不一致，也沒有絲毫結論。這是很顯然的，及格的頗自慶幸，不及格的却抱着消極，在準備辭職。但是大家却有一個共同的見解，就是

：『這一定是「黨」在鼓動和主使。』

一一

黨的公開的程度，隨着時間漸漸開展，等到三月十一日這一天，却是正式成立。因為學校接到這樣公函一通：

為通告事，本月十二日乃

總理逝世之期，凡屬國民，皆宜哀悼………仰

貴校放假一日 以資紀念。

○○縣黨部啓

校長是順潮流的，假是遵『令』放了。但是這一天頗不快意，情緒惘惘然。他自信不快的原因不是為『哀悼』，他在紀念會中照例敷衍一段演說之後，即回到自己臥室，『仁丹』鬍子雖然照常驕傲地在嘴邊挺着，眉毛却不顯

意開展。

『怎麼辦呢？』他自己給自己這個難題。『再容忍下去？顯然這是個有力的機關，足以和校長對抗；取締？自然是背潮流，省方已有響應革命的風聲！任其自然？在這舊勢力包圍之下，能令自己學生鼓動風潮，自己却裝做不知道麼？況且將來保不定鬧出什麼事來，躲乾淨成麼？』思想像車輪似的在腦際旋轉推敲，忽然靈機一動，眼前突然出現一道光明，同時臉上浮出一副得意的笑容。

這天晚上，校長便把做書記的向白水請來。這位書記先生是去年留校做事的畢業生，他之所以被留，一半自然是與校長有同鄉之誼，而大半原因，是被用作學生與學校的溝通的橋樑，因為我們這位青年書記，曾在本校連任過兩次學生會會長。

經過半夜的研究，討論和推敲，黨的對付問題，終於具體的有步驟的規劃

了，只待我們這位英雄按步進攻。

三

紀念大會之後，便是巡行示威。T縣全體學生加入，五六個小學校，還有第一女師，陸氏女中第三中學作領隊。照例搖紙旗，撒傳單，喊口號。街上兩旁市民照例地莫明其妙，呆着臉望女學生走隊，多年不出門的老太婆和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們都立在門口，或從半掩的大門板後在看熱鬧，幾位有身分的老先生一面看着，一面搖着頭大不以爲然。

『變了，什麼都變了，大姑娘們也擠在小子羣裏跑，不讀書也罷，還跟着瞎起鬨』。鄆鄉紳盯着擠進對面一羣男人堆中散傳單的代表說：

『簡直是不成事體，江河日下！』站在旁邊的華仁甫附和說：

『仁甫！真想不到老成持重的田仰齋，也縱令學生胡鬧！』鄆鄉紳望見對

面而來的第三中學的大旗，而聯想到校長。

『打倒土豪劣紳！』暴雷似地從人海中轟動起來，由第三中學開始，漸次傳遞下去，由粗暴漸趨清晰，由激烈趨於和緩，末後遠遠地輕越地傳過這口號搖曳的尾聲：

『打——倒——土——豪——劣——紳——』

這清晰的尾聲很清楚地撞到華仁甫的耳膜上，不禁一驚。因為他雖夠不上『紳』，而頗有認棍之徽號，認棍是否即所謂『豪』，他當時並不仔細審定，但下意識地總覺自己是『紳』與『豪』之間的人物，不覺吃驚。但一迴念，這不過一羣小孩子在玩把戲，本有情理可原，但不應侵犯長上，『犯上而好作亂』聖人已有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禁勃然大怒：

『這簡直又是義和團！』

不隄防第三中學代表常冠軍正走到身邊，這句話正噴入他的耳朵裏。常冠

軍回頭認得是本縣訟棍華仁甫，前兩月在廟會裏因為吊女人頗遭他的大罵，積憤已久，一把手擘胸揪住：『打倒土豪劣紳！』常冠軍狂怒的吼着，同志們一擁而上，頗有『火燒趙家樓』的餘風，然而華仁甫已扭脫開，轉身往背後的大門逃走，然背上已落下一陣細的旗竿。

四

謠言已佈滿小小的T城：『學生要起事，正像庚子年的義和團。』『這新的義和團，就是共產黨。』『第三中學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包庇共產黨的就是田校長。』黑暗勢力漸漸地向第三中學壓來。而第三中學的革命空氣，經過這次凱旋之後，越發濃厚起來，按次上課的學生逐漸減少，先是每次只有五六人不到堂，不久加到三分之二以上，連初中的小學生只贖下一半了。教員們雖每次向校長報告，校長總是說：『開會，叫他們開去罷，這個

潮流是壓迫不得的。」後來連每次上課的學生，都藉口黨部會議不到堂，學校鬧成變形的罷課。太不像話了，於是校長召集了一個教職員與黨部聯席會議。目的是研究共同維持的辦法。

田校長先報告開會的宗旨，大意是：

「近來聽說有些謠言，攻擊我們學校和我。我明知是華仁甫搗的鬼，但這一個流氓也無大的能力，也無須介意，對付一個流氓也不致大驚小怪；學生也不必天天開會，雖說黨部通——雖然學生向我請假，但不能老是曠課，我們要記得：「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不知道你們以為然否？」

田校長瞞着黨部代表張以長，等待回答。

暫時的沉默，張以長慢慢地挺起短小身材，用眼睛四下一瞥，說：

「讀書自然要緊，但救國更要緊。我們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千載一時的機會，生死關頭，不拚命的幹下去，我國就要被軍閥蹂躪死，帝國主義壓迫死，

到那時要讀書成嗎？所以我們忍痛犧牲一點學業，想我們校長老同志，是認
可的罷？」

田校長點着頭似欲發言，歷史教員王先生插進一句：

「但是，學生也得遵守校規呀！」

這一棒飛空而來，正打中要害。委實這一月來夜裏十點後不息燈，學生通
宵達旦的會議的會議，吵的吵。庸碌的學監本來未放在學生的心上；上午十
點鐘，有的還不起牀；上堂是隨便，教員久已威令不行，每天下午學生不是
找女學生，就是藉口開會，去得離學校遠遠地，深夜才回來，害得看門的老
趙，半夜不得安枕。

張以長怔了一會兒，翻着老鼠似的尖而小的圓眼睛正準備着回答，突然我
們的書記向先生起來了：

「校規，當然要遵守的，據我所知，學生這幾次要不到堂，大概都有請

假的信。在這革命熱潮正在沸騰的時候，讀書的心自然就淡薄了。比如校長常說：「當初辛亥革命的時候，天天到各處工作，飯都喫不下去。」然而在大團體中間，免不了有些不願守規則的人，紀律似乎失了一點效力。這請黨部把紀律加緊一些：既不犯學校的規則，又利於黨的進行。

張以長對於這黑粗臉，高身材，素以調皮得名的前學生會會長向白水，萬想不到會給他一個緩衝，頗有些感激，然而對於末後近於善意的教訓頗有些不耐。

「黨的紀律素來是很嚴的，至於非黨員犯規，黨部不能負責。」

張以長又輕輕地反攻過來。

「自然嘍，黨員請黨部負責，非黨員學校負責。」

被學生評定不及格的國文教員蔭先生好不容易得了這個機會來獻殷勤。

「贊成！」

數學教員譚先生也發言了。

接着便是各教員們交頭接耳地議論，聲音漸次嘈雜，向白水注意坐在對面的張以長的神態，等候回應。見他一對小圓眼沉靜着正觀着四外的強敵準備進攻。黑密的亂髮，一團糟地堆在小而白淨的頭上，禮服呢馬褂套在灰的絨裏兒的嘩嘩夾袍上，頗有點官氣；下面露出新的西服褲腳和黃色的皮鞋。向白水的視線終於停在對面的新的黃皮鞋上。「他去省以先，不是還穿着布鞋麼？」他想，「每月六十元的津貼，想來是真的了，據說他在黨部正式成立後還要被送到俄國去留學；去俄國，不是共產黨才能去俄國嗎？對了，省裏黨部要人，據說都是共產黨。真沒想到自己素來輕看的張以長也會……」

『大家贊成不贊成！』

這轟地一大聲，突然把向白水的出神的眼光從對面的黃皮鞋上移到正在詢問的田校長的八字鬚上了。

「蔣先生的提議：在學校規則範圍內，學校不侵犯黨的活動；而黨的活動範圍也不應干涉學校的行政。」

『贊成！』

一致通過。

散會之後，向白水拉着藏在黑的禮服呢馬褂長袖裏的張以長的手，走出校門。

太陽已轉到西方了，東邊天空裏佈着極濃的黑雲，似乎在下雨，電光時時閃過來，西方的晴空浮着斷續的白雲，無方的陽光從雲隙中透過來，顯出金黃的顏色，播散在綠的田野上。向白水伴着張以長走過田間的小路，來到小河邊，沿河走着談着時局和黨務。每句話我們這位書記先生都表示出熱誠和坦白，並恭維黨主席之誠意。他們來到村邊了，正迎着一男一女走出村來，這位長身材白面書生，向白水認得是常委呂以誠，那位梳着兩個圓髻的俊俏

的姑娘是女師的學生被舉爲委員劉心清小姐。

『你們又去和尙崗了，是不是？』向白水含着譏諷的問：

『豈有此理，我們是來工作。』

呂以誠鄭重的聲明。

『密司劉，密司趙，怎麼沒有來？』

向白水轉過頭來搭訕着問。

『不知道，也許去別處有事也說不定。』

劉女士含笑着說。

這時張以長已將呂以誠拉到一邊，並肩小聲談着往田裏走，劉女士也趕上幾步，貼在呂以誠的身邊，探着俊俏的小臉，在細聽他們的談話，側着頭，髮幾乎拂到呂以誠的臉上了，有時故意地靠他一下，似乎有意做出來給向白水看。向白水在後面，盯着一排靠得緊緊地三個人影，不禁憤然。

『落伍！絕對的落伍！且慢，等着我迎頭趕上去。』

向白水心裏憤呼着，幾乎洩出聲來。他惘然信着兩隻腳拖着牠向前移動，不覺又回到河邊，擡頭看三個同伴，已折向另一岔路去了，他貪婪地望着時時撞擠着呂以誠身邊的女郎的情影，出神了，把不得飛到密司劉的身邊，猛地抱着她，狂吻她，警戒她，除了他自己，不許在任何男人身邊走。

猛然一陣呢笑聲，將向白水的幻想打斷，這聲音似乎起在前邊的大柳樹後。他輕輕追尋了去，見二個坐着的背影緊靠在樹下。左邊露出淺竹布長衫一部和長的頭髮，右邊是粉紅色的衫袖及黑緞背心的一角，上面襯着剪髮的，燙得蓬鬆的女人頭。

『婉芳！這一個星期六，你不能同我去省嗎？』男的親切的問。

『那裏敢豫定呢，從監學告假離校，還得有家長的信呢。』

女的嬌聲回答。很清楚地一字一字傳入向白水的耳朵，他立刻知道女的是

女師號稱交際花的徐婉芳，男的是執行委員宋石堅。

黃昏的微光漸漸暗淡下來；河邊起了一層薄煙。樹後人影已經模糊；只左邊的淺色長衫衣角還露着，右邊的似乎藏進去了，粉紅的袖口只從長衫的腋下露出一段來。似乎有五分鐘的靜寞，才聽一種聲音：『我們回去罷。』

向白水完全麻木了，站在那裏似乎不能動了，等到前面已立起兩條人影時，才悄悄抽回身，由別路跑到學校來。

這一夜他做了不少的噩夢。

五

向白水經過這次與『黨』接近之後，黃綠灰入團體的運動，更激烈了。他知道『黨』的加入，是要有兩位黨員介紹的，這一步他已籌之審矣，監委王元，張是他的同鄉，另有一位平素要好的朋友，是加入不久而有力的黨員。他已

向他們表示過幾次意見，只候着黨裏一個重要議案決定後即可提出介紹。這議案是：暫時許不許本校教職員入黨？聽說已有兩種意見持相反的態度，贊成者的理由，是：校長已是老牌的黨員，雖然從來未請他到會，可是已拿他作社會舊勢力攻擊者的盾牌，當然不能也無法取銷他的黨員資格。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不願教員們知道黨的祕密，以致失掉操縱學校的能力，而況且內中有女代表，更不方便。假使男女正在開會，而有教員在旁邊，不就等於監視嗎？這種相持的意見，經過兩日幹部會議之磋商，居然有調和之可能，監委王元琅提出最後之意見：「表面上歡迎教職員入黨，但不舉他們作委員，於必要時，黨務進行，還得對他們守祕密。」

這案竟於次日大會時通過了，於是我們的向先生入黨案提出了，結果是給兩星期之猶豫及審察再議。現在黨部正在籌劃擴大的國民大會，先期派人到四鄉鎮去宣傳，及運動駐防軍加入，開會地點是在城裏最出名的東岳廟，假

借舞臺作講臺，宗旨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罷，我們的向先生竟於鼓掌聲中一躍而登舞臺，作一陣慷慨激昂的演說，眼淚幾乎迸出來了，約有半點鐘才飄然而下。兩星期之後，向先生居然被列入黨員，雖然正式黨證還沒有發下。

學校與黨部的鴻溝既通，於是教員鑽營入黨者頗不乏人；我們的青年書記的先例一開，接着便是國文教員蔣因時，與訓育主任被稱爲『老好子』的劉老師也加入。他們的作黨員，據我們的向先生觀察，各有不同之目標，前者爲的是藉此挽回已被學生判定而失掉的資格，後者想是討好，免得辦事棘手。

向來活動的向先生，自因黨員資格更活躍了。每次會議必到，每次提案，必有極熱誠和激烈的言論。譬如：對於城裏的流言，主張更嚴重示威，先派人偵查認棍華仁甫的行跡，後來以羣衆力量痛打示衆；再將造謠者的言論機關，本城唯一的石印的星期週報搗毀；鄆鄉紳實有幫同反革命的嫌疑，當予

木
混 煙 王 伯 周 志

混 煙 卷

以極重之警告。他是以『大噱』著稱的，此時不妨懸起他的噱口向滿堂小學生們耳朵裏轟擊。要在平時，多少要引起些反感，然而在熱烈的空氣中，竟引起大多數的同情，至少是不反對。

幾次會議中，我們敏感的向先生認出幹部委員的派別不同來了。

『混』張以長不用說是操縱一切，每一提案，常委劉心清，呂以誠便附和；執委宋石堅和徐婉芳女士多持相反的態度，最激烈的捧場者爲常冠軍，其餘大多數黨員只有盲從而已。』

向白水在晚間散會之後，坐在自己房裏一把舊式椅上，口裏銜着久已熄的小煙斗在得意地想。

『操縱，當然是操縱，使了虛布的，而操縱一些小學生，教他下鄉去宣傳，唆使他們打倒土劣，鬧風潮，自己却站在背後，戀女人，利用人家作爪牙而自已居功——不要臉！』

向先生的黑胖圓頰上已透出了紅色，兩隻大眼圓圓地睜着，實在有些憤然了，隨手抓起火柴又點着煙斗，狂吸了幾口。

『Divide and conquer』他忽然叫出這一句話來，大概在去年還作學生時從那位國文教員聽來的，意思是：『分其勢而攻之』，向先生雖蔑視一切教員，然而對於教員介紹過來的這句外國話，却十分服膺，這時左手還奮然向八仙桌上一擊。因為他已想起黨委們的複雜關係來。

那位梳着兩個圓髻的風流活潑的劉心清，本來是張以長的表妹，特意是介紹給呂以誠作為拉攏的手段；至於那剪髮的號稱交際花的徐婉芳，因為是劉心清的朋友，與張以長已有關係。他真沒想到她自被拉入黨以後却戀上了小白臉宋石堅，因此張與宋發生過許多次暗鬪。常冠軍的確是愛情的超然派，黑大的長臉上還生着癩蝦蟆似的疙瘩，當然插不進這愛的旋渦。據說他却是一個忠實的左派黨徒，並不因為受了盧布的津貼。這些人心理各有不同，

大考給他們分開的可能。至於王元琅呢，頗可以同鄉的情誼及利益的交換而拉爲己有……好！先給他們分開！」

向先生想到這裏，不自主地將烟斗從嘴裏掣出，發出一陣凜然地微笑。

六

謠言不但在城裏流行傳染着，現在居然在學校裏也逐漸流行起來。不久在學校公共佈告處的壁上，發現這樣標語：

『打倒假公濟私的投機份子！』

『打倒男女戀姦的敗類！』

『鏟除操縱一切的共產黨！』

於是學校的空氣便像溽暑的天空，被倏然來的罡風掃過了一般，頓然冷寂清爽下來。

祕密地會議似乎開得更緊，但各人眼中好像都閃着狐疑猜忌的光，黨委們的形跡更如鬼魅一般地閃爍飄忽。而尤其教他們不安的，是這幾日兩位女委員的缺席。

標語發現後第三天晚上，向先生正在預備睡覺，忽然接到緊急會議的命令，已脫下的長衫又披在身上，從容的走到會議堂，便看見常務劉心清女士，很狼狽的站在會員前面，俊俏的小臉顯着困頓，兩個小圓髻依然栽在腦後却極紛亂；灰色而帶條紋的旗袍下面，支持着極不時髦的兩隻穿着布鞋的腳，概着小嘴在報告：

我與密司徐被監學簡麻子囚禁了三天。在一個養病的小院子裏。外面的門通通加了鎖，不許我們出來，又不許同學們進去，只每日教老媽子送去三頓飯。我偷着由後牆逃出來，密司徐還在裏邊哭呢。」

密司劉似乎還有話，但因喉嚨的哽咽說不下去了，頹然坐下。

『打倒老處女的簡麻子！』

『打倒尼姑式的簡麻子！』

常冠軍，和呂以誠，不約而同地前後怒吼着。

向先生這時把眼光往左右小學生的臉上一瞥，沉靜的小學生的嘴邊迸出：

『贊成！贊成！贊成！……』

春雷似地轟開去。接着主席張以長便發命令大隊出發，潮湧一般地擠出學校的大門。進攻的步驟是：常冠軍，呂以誠，宋石堅三人的自行車隊先發，偵探女師監學簡麻子的行蹤，設法將她絆住，然後大隊便蜂擁而上。但是向先生早躡到門外大槐樹背後的高台上，得意地望着大隊的背影在黑暗中移動。

次日的謠言，更風起雲湧，各處傳播着男學生搶女學生的新聞。晚間向先生便接到省城的陽城日報，裏面用大字記載着一段新聞。題目是：『男學生

搶女學生之怪劇。

『本月二十六日晚九時，城第三中學學生三四十人將第一女師包圍，入內搜索，揚言要監學簡玉文女士出見，聲勢洶洶，不可響迺，直闖入監學室，搗毀一空。並擄去女生二人及什物文件一部，簡女士適外出幸免於難，現正準備起訴。聞此次事變與戀愛有關，或謂有某黨在內操縱云。』

這一日第三中學校長接到許多紳士的責難的信，大意都是質問對於學生軌外行動有無辦法。城中更輩語流行，甚至於說第三中學學生攻入女師後，將簡女士輪姦，許多女生亦被污及；擄去女生二名，裸閉一室任意姦污；校長反熟視無覩，實爲此次事變的罪魁！第三中學不斷地被暗探鬼頭鬼腦的偵察。此外並有一種新奇的謠言，謂校長田仰齋將被撤換，繼任者卽爲反對派的華仁甫。

我們的向先生看完這段新聞，又聯想到現在學校地位，認爲圖謀成功，時

機已熟，不覺躍然而起，把手中的新聞紙向牀上一擲，隨手從抽裏邊拿出已經纂好的『彈劾黨委提案』及『改組意見書』，大踏步走出房門，準備秘密地叫已經歸附自己的黨員來簽名。

意思踏那

他穿過校園的圓門，想到宿舍找王元琅去，不想剛到甬路的拐角，一位細瘦身材，小眼睛，留着分頭的少年正擦肩碰着，幾秒鐘的停駐，突被那少年一把拖住，發出一種低而沉重的聲音說：

『回去，到你房裏去！』

蜘蛛男鍾忽

向先生略一遲疑，便認出這拉他的少年正是王元琅。他們蹣跚的回到向先生的臥室，昏黃的燈光，照得王元琅的瘦削臉格外的頹喪而莊嚴，向先生銳感的目光已辨出事情有點變糟，正要發問，王元琅便冷冷地說：

『白水我們失敗了，他們已在簡靡子房裏檢出你與她的信，一切他們都明白了，劉心清和徐婉芳兩人被監視，都是你的陰謀；並是黨的分裂，他們都

鏡

然那拿抽筆

認爲你的鼓動；還有今天不知是誰已將你要提出的彈劾案及改組計劃，統統告訴張以長了；方才已召集秘密會議，已將你開除黨籍；我和宋石堅是暫時停黨籍三個月。」

暫時的沉默，向白水不禁叫起來：『武力對待！』

王元琅沉着小眼睛，緊接着說：

『他們還要打你呢！武力？你的勢力是什麼，大多數還不是他們的黨！』

向白水不禁頹然躺在長椅上，全身爲煩悶惱怒交織着，腦中似乎脹滿一團一團的黑雲，上下交滾，他極力撥開這亂扎扎的一團，許久許久，才從這黑雲中撥出一道亮孔，逐漸擴大，混沌的雲方漸漸澄清。他霍然跳起來，嘴裏不自主地透出一句：

『反革命去！』

並貼在他的罪狀的旁邊。大意是揭破黨的黑幕：『共黨操縱』『領導無方，行為乖謬。』『藉黨營私，貽害民衆。』而這些理由，又引起黨方第二次佈告的打擊，在將他與簡玉文老處女的原函披露以外，還輕輕駁了一句：『黨內即使有共黨加入，亦爲先總理所容。』

向先生所採『反革命』的計劃並不限於文字方面，『實際工作』也在努力了。兩個多星期的黨員資格被取消後，最初三天是緘默着，以後學校裏便少了他的蹤跡，據說是在告假。人們對於他的偶然隱避，誰也不注意，至於他現在做甚麼，更無人過問。

這是一天的下午，黨員們於下課後，照例出去『工作』，常冠軍帶着三四個同志是被派在西關一帶工人和小販中宣傳。他們每次和工人接頭談話時，似乎面子上還被歡迎，而這次過訪幾個賣水菓和雜貨小商店時，情形就大大不同，掌櫃的已不似如前的隨聲敷衍而敬以茶水，却託故走開；小夥計裝着

做事並不趕着叫先生，並且板着鄙夷不屑的面孔在非笑，這真使同志們懷疑莫測！至終在一個補鞋匠的旁邊坐下了。

「生意怎樣？」常冠軍同志和藹地開口了。

「沒有什麼？」補鞋匠冷冷地回答，還照常縫補手中的破皮鞋。

「喂！你知道麼？我們S省，快要加入打倒張作霖了。」

「唔。」

「我們農工，應當覺悟，大家結合起來，打倒軍閥……」

「先生，有人說你們是共產黨呢？」

「誰？那個對你說的？」常冠軍吃了一驚。

「也是你們那裏的先生罷，說不要叫我們信什麼黨呢，說是共產黨就是土匪！先生，你們到底是不是共產黨？」

「是我們那裏的一位先生？他是什麼樣子？」

『大概，是的，也有你那樣高，但比你胖些，穿着黑馬褂。』

『他是不是姓向的？』

『不知道。那不是走出來的那個人？』

補鞋匠抬起頭來，指着兩邊，着不遠的一個人說。

常同志順着鞋匠的手望過去，果然見我們的向先生的背影，正踱過一間小雜貨店的門前。忿怒燃燒了全身，他跳起來正待向前抓這個姓向的惡魔，但被兩個警察恨恨地逼視着，終於縮住了手。

晚間緊急的大會召集了，連因病告假的黨員都到會，張以長聽見常同志的報告，氣得跳起來，說話似乎都喘不過氣來。根據被派作偵探的黨員的報告，向先生確已今晚八點鐘回來了，現已入睡。戰略至終劃定了，大概的佈置是：一隊人先把住大門，監視看門的老張；一隊是封鎖通到教員宿舍的角門，斷絕了教員們的交通；一隊將巡夜的更夫徽械，不準聲張；然後大隊武裝

出發，聽候命令和總攻擊。策略佈置已畢，主席暫告散會，促書記起草上校長的『哀的美敦書。』

夜鐘交了十二點，我們向先生睡得正甜，燈還暗淡地點着，一切都靜悄悄地。大概許是天氣有點熱，向先生只穿着短褲，赤膊地躺着，身上只搭上棉被的一角。忽的房門被踢開，風暴一般捲進一羣人來，幾隻手同時抓住向先生被驚醒掙扎起身的胳膊。向先生在手掌和木棍混擊中，仍然掙扎着穿好鞋，隨即旋風似地被捲出門外，抵抗是不可能了，只在重圍中亂衝，好像落在陷阱中的（原文）一匹狗。終於被牽出學校的大門，向先生忽然覺悟這是『拖出野外羣毆』，由清醒，憤怒而生的一種超人的力，一擺身脫開了幾隻緊握着手指，雖然立時就被一羣呼『打』，幾條木棍落在背上和腿上，狂風一般追下來，但終於逃出重圍，在百步外的暗途中消失了。

次日早晨，學校安靜如常，教員們也正預備上課，夜裏的戰痕，似乎毫無

錦河 靜 法 混

痕跡，只大門外二丈遠的土道上仰臥着一隻穿破的布鞋。

上午十點鐘，一張佈告，揭示在校長的辦公室前。

爲通告事，茲據縣黨部函開黨員向白水違犯黨紀，現已開除黨籍，既又陰謀破壞黨的工作，實屬反革命行爲，經黨員驅逐校外，請即日開除學校職務等因。查向白水係學校職員，學生不宜加以干涉，令行自行辭職。本校長盱衡大勢，遠矚時艱，准向白水即日解職。以後學生不得再有軌外行動，既往不咎。區區苦衷，仰各諒遵。

校長田仰齋

大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〇〇日

一九三〇，八，二，夜深時。

一個人力車夫

一間陰森低溼的小房間裏，穢氣和油燈的宿烟，繚繞得正濃。阿魯一覺醒來，心裏却是無聊的很；他懶懶地從牀上起來走到房外，忽地一陣涼風，不覺冷森森地打了一個寒噤。他乘勢伸了伸懶腰，走了幾步，忽然停住，似有經驗地聳着耳朵潛聽，仿佛要在天空探尋一件神祕的消息。

外面果然吧，吧，地幾聲響了。

「他媽的，還打呢？」阿魯發出一聲「國罵」之後，似乎很滿意自己預料的不錯。

外面吧吧的聲音，以阿魯的經驗，並不感覺異樣的戟刺，好在近幾年來槍聲是聽慣了底。自從昨日變亂以來，也未曾有甚麼大的不舒服。一個窮人，除了生意偶然少些之外，也沒有何等了不得的損失。所以只在算盤着！「槍聲只在東關一帶……，大概又甚麼老張打進來了。——那邊不通行，今天的路線是先上西去——西隄，西關……咳，管他呢，橫豎，拉不着錢，不用吃

飯！」同時他的右手向頭上一拍，表示一種決心。於是他歪着頭叫：

「阿毛！」沒有回答。「阿毛！」仍然寂靜。

「阿九！」沒回響。

「這些東西們那裏去了！」

★ ★ ★ ★ ★

雲封烟鎖的長街，阿魯一如往日地拉着車走。兩旁的樓頂，和遠處的街頭，都朦朧地浸在曉霧裏，與黯澹的天空，都分不出彼此的邊際，兩旁的鋪店，像鐵筒般封鎖着。除遠在四五十步外鬼一般的人影飄忽地隱現着，什麼都看不見了。阿魯拖着一輛人力車走了一會，也怪悽慘的。這時畢畢剝剝的聲音，愈加繁密了。槍聲之外，還加雜着轟轟的爆裂聲。阿魯恐怖和猶豫的心情，起伏波動着，他怯懦地停止住了。繼又鼓着勇氣，「管他呢，反正是一個窮光蛋，怕甚麼！」他這樣說時，一股勇氣，催促他快走五六個大步。

「拍」！似乎有人從後面拍他一下。他愕然四顧，同時「喂」的一聲，發自一個高大的人的嘴裏。接着似乎聽說：「你作什麼去？」阿魯倒退兩步，只見一位似軍官模樣的人，腰裏帶着槍，一手還拿着刀，兩眼向他炯炯射出兇光，尤其使他害怕的，就是那人頸上圍着鮮紅的紅帶。他駭然不知怎樣作答。

「這不是阿魯？」忽然從軍官式的人背後，轉出兩個短衣，依樣繫着紅帶的人來，手裏似乎也拿着一件怕人的東西。前一個搶上一步說：「阿魯，你真係蠢貨，事到幾時了，你還拉車呢？××啦！你還作夢？走！」一把抓着阿魯的破衫，向懷裏一曳，幾乎將阿魯拖了一跤，跌出車把之外。「走！還不要把破車拋了呢！」此時阿魯放下了車，隨着那人一曳，便走上了便道。

「阿魯××軍來了，還拉車呢？快幹正經的去吧。」阿魯走上便道，昏迷的意識，才辨出說話的正是阿九。

那軍官模樣的人搶上來接着說：『我們這次××軍起事，完全是爲你們工人——我們是一夥子！』

阿魯已被拖入一所公廳裏去，他認得這是公安局，不禁吃了一驚。他知到公安局是專刑罰苦人底，像他這樣的人，入去當然沒有好下場，東石巷的阿楊不是被抓入打折了一條腿嗎。他心裏想：『這進去不成一個囚徒了嗎？』然而看看阿九們還跟在後面。『××啦！我們是一夥子。』反復在腦裏盤旋着，心境却寧靜了許多。

局裏的確亂得很，滿副武裝的兵丁，工人，洋車夫——如阿魯者流——剪髮女子，青年學生，走進走出，有如未雨之前的螞蟻。最使阿魯驚訝的就是各人都有明晃晃的傢伙，和頸上的紅巾。他的目光由紅巾漸漸注視到一個立在人叢高處的短髮女學生：『噢，好靚！也穿軍裝！聽她說甚麼？』『犧牲的日子來了，工農兵大聯合起來……奮鬥！』『她還帶着手槍？……』『無產

階級變成有槍階級，……打倒……」阿魯在那演說者舉手下擊作打倒式的一剎那間，忽然注意到那一隻嫩白的胳膊。「喂，還有金錶！」

「轟！吧吧……」阿魯又感到可怕的聲音了。

「工人要武裝起來，爲××黨奮鬥……犧牲！」

「××黨萬歲！……政府萬歲！」

「阿魯的眼睛花了，耳朵幾乎聾了！眼前只覺得一片人海在沸騰，從這人海中轟地發出一種聲音，有如火山之爆裂；又好似垃圾堆上的蒼蠅一般，被一塊石頭轟地驚散後，噙的又聚攏來。然而阿魯被這一大騷動喚醒了，恍然大悟說：『原來這是××黨！』」

★ ★ ★ ★ ★

阿魯居然變成有槍階級了，頸上掛着一條小紅布。然而這種裝束使他過於生疏了，他模糊地同阿九走出公廳的大門。

『××黨萬歲！』一大隊荷槍短髮的女子且行且高呼。

『打倒反革命……』一大隊兵丁似的工人在狂吼着。

『往西邊繞過去衝鋒！』一個高大且黑粗的軍人在後邊搖着明晃晃長刀指揮着。

阿魯看着這羣娘子軍從旁走過，勇氣不覺勃發，每個毛孔，都在緊張。也隨着不自然的高呼着：『衝過去殺他……媽的。』『媽的』還未出口聲音便低沉下去，然而却向前走了幾步，也就表示非尋常了。這股勇氣正在方興未艾的時候，已被阿九趕上去拖住，拉到一旁，低聲說：『幹麼去？真要找死去呀？這個天大的機會，正是我們窮人翻身的時候，有槍在手裏，走到那裏去怕他不把大塊洋錢拿給你，你還作夢呢？走罷。』

此時東方已透出了陽光。

★ ★ ★ ★ ★

一座繁華的羊城，幾乎全為濃烟火燄所佔領了。商店的高樓，和家屋的頂上，不時地吐出凶烟，火之毒舌在舐吃人們的財產和生命。髒髒地獄的永火，被鬼魔翻騰延燒到地面上來，在毀滅世上一切有情和無情。天空中現出一種大寂寞，晴天的陽光都變成慘白。黑烟滾滾，赤燄熊熊之下，奔馳着許多狂狗般的亡命，在剝奪已死未死者遺留的財物。」

熊熊的火燄聲，房頂牆壁倒塌聲之外，偶爾聽到街頭巷尾辟辟卜卜的槍聲，和砲聲的炸彈聲。但響聲一過又復寧靜，死一般的寧靜！

在寧靜與砲聲間歇的空氣裏，短衣紅帶的人並未停止工作。赤的火燄的勢力不及的地方，店鋪的鐵門大都被攻破了。一羣短衣紅帶的人便蜂擁而入，移時又陸續而出，在這一出入之間，各人的衣袋裏却纍纍然了。阿魯當然也不在例外，衣袋裏纍纍之外手裏還提着一個一尺多長的手電燈，因為他知道天色要近黃昏。

殺！殺！殺！

阿魯大吃一驚，手中的電燈幾乎嚇掉了，把恰要出門的左腿退縮店鋪裏來。黑影裏瞥見一羣似乎不同裝飾的兵丁，持着刀槍惡狠狠地向着前面幾個似工人模樣的衝殺過去。後面一個軍官，舉着一枝手槍在吶喊。

『嚇，又殺過去了！』阿魯說。

阿魯的夥伴們，畢竟聰明，早已由旁門走出了，

他走出店鋪的門，似乎勇敢得多了，毫無顧忌地一手持槍，一手拿着手電燈，大踏步地走，猶如戰勝凱旋一般的滿意和尊榮。在他恍惚的思想中在盤旋在飛舞。然而又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力，似失望又似悲哀——是從來沒有經過的——推出去又復侵來。

他走進一處小巷了，他還記得他的同伴這兩三天留連的茶樓，是在巷的盡頭，十七號街的東首。他懸想着：『同伴們已在那裏興高采烈的在吃酒和賭

博了。大的留聲機大概正在高唱；茶樓的小夥計，正在送上一大盤熱騰騰的牛肉來。小六和阿毛，一定正在大唱京調。不用說，小桂芬也叫來了，還不陪着吃酒，猜拳，打天九！那個小妮子真討厭，只看上了小六，我拉她一把，就給我白眼，真可氣！你以為你是花魁娘子似的，我們阿芳打扮起來，也比你不弱！」

他聯想起阿芳來，不禁有些憤然了；然而一轉念又發生無限的希望和欣喜，擎起左手裏的手電燈，端詳一回，眼裏生出呆鈍的光來。

他想：

「阿芳這小妮子」我到底讓你看，我有沒有電燈！我把這個東西——他又瞟了電燈一眼——拿給你看，看你還推託今晚不是我的？袁阿香這小子！慣會勾引女人，你看他那一雙賊眼——到底還是女人可惱，看見人家穿着秋絨長衫，晚上出來粘着手電燈，就動了心，看不起我！我給她看看這個。」

電燈又被舉起來，一道光線，倏忽地射出，原來已到預定的茶樓門首。

阿魯的遊走的意識安定之後，雙腳已跨上了樓梯。

「阿毛！阿……」阿魯大聲地招呼來了，門旁已轉出一位高大軍官來，被他一把壁胸揪住，阿魯不覺愕然的驚顧，他看見一隻手槍正對着自己的胸脯。

然而阿魯膽子並不小，他匆忙地說：

「我們是一夥……」「一夥子」尚未出口，阿魯却又咽住，他覺着對方有些不同，不知爲甚麼那軍官的項上換上了白色帶。他立刻改變聲調說：

「我也是兵……」

手裏的槍和電燈，衣袋裏的東西，已由另外項有白帶的兵給攫去，兩手同時給人反背縛住。

阿魯此時眼光一躍，看見門前馬路上幾個有紅帶的屍屍，不覺恍然大悟。

耳朵裏似乎還有一種微弱的聲浪在震動：「××啦，還拉車呢？」

「斃了他！」高大的白帶的軍官暴雷似地說。

「老爺，我是拉車的，可憐家有老母……」

轟地一陣昏迷，倒在地。

一九二八，三月於廣州

我的國文教師

我小時在本村初等小學讀書，快要畢業的那一年，那位教員，因為薪水太少，就改行作買賣去了。恰巧本村學款艱難，學校也就停辦。學生家長都一起將我們送入本鎮一個教員立的學校裏去了。

我們初次換了新環境，覺得很不舒服，但有一件事使我們最滿意的，就是

許多玩耍：如同籃球、棒球，足球之類很使我們新奇，高興。因為我們以前除去跳繩，打皮球之外，甚麼玩耍都沒有見過。但我們不喜歡早晨的禮拜，只看見牧師或教士們手指足畫的講，我們也不明白他們說的是甚麼。

開學已過了兩個月，看看秋去冬來，我們國文的課程還空着，不會上過一次。因為本校主任教員宋先生在開學時，曾宣佈過說：『我們和校長商議着，今年要擴充我們的校務，加添一位國文教員。因為以前國文課程，是王先生分任，今年新來兩位外國教士，教官話的事太忙；不能再擔任我們這裏的功課，所以我們決計聘請一位專教國文的老師，我想也是你們所喜歡的……』原來這學校的國文教員，照例是外國牧師的官話先生兼任，他大半的工夫是做外國人的方言導師，只有下午末後一點鐘來講一二章論語。

一天早晨，約在九點鐘，院子裏忽然颳了一陣西風。風過處，轟地講堂門開。我們回頭看時，只見宋先生領着一位老先生站在門口，彎腰拱手地謙遜

着不肯進來。風的勢頭很猛，早噓地一聲闖進講堂，廳的課本做紙滿屋飛颺。宋先生只得在先進來，隨後將門關上，屋裏的書籍等物才老實安靜了。

那老先生帶着一頂黑布大風帽，連頭帶臉蒙得嚴嚴地，帽翅有三尺多長垂在背後。他穿着一件棉袍，外面罩着一件灰色長衫，前襟點綴着兩個燒破的窟窿，邊沿上零零落落搖曳着告老的布縷；身伴的紐扣也因年久，失了功用，足下鞞着一雙肥大的藍鞋。宋先生走到前面說：『你們學生都站起來，這位是匡先生，來教你們國文的——他是前清的秀才，在本鄉教書多年，在他門下出息了不少的文人學士，現今到我們這裏來真是慶幸。』當下匡先生將他的大風帽除下，連忙鞠躬說：『不敢當，不敢當。』這時我們才看出他的真面來；鬚髮和臉面的界限，有些分不清了，只覺出上面一簇亂蓬蓬的頭髮，下面許多皺紋，裏邊藏着一條一縷地泥垢。宋先生宣佈：國文空堂的學生，明日準備上課，於是領匡先生出去了。匡先生靦着身子，一步一擺的走出

講堂，我們才理會他腦後還保存着那條髮辮。

次日衆人都秉着好奇心，拿着一本古文，走到飯堂，是暫時改作的教室。匡先生早在那裏候着我們。我們一見他講桌上擺着的教授工具，就笑了。左手旁放着一條很長的煙袋，右邊放着一個小砂質的茶壺，和一杯濃厚的茶滴。我們坐好了；匡先生先咳嗽兩聲，又喝了一口茶，才慢慢地說：『咳，現今學堂可與我們那時書房不同了；就如我們那時一進書房，就得恭恭敬敬給老師作了一個揖；放學時又得作一個揖。這時學堂將聖人的禮法都忘了！咳這也難怪你們，就是現在做官的和紳士們也都糊塗了，見人只會摘帽了，重者鞠個躬——咳，聖人之道衰矣！』因爲他說的語尾很長，並且他的頭車輪也似地搖着，大家不禁笑起來。隨後又咳嗽兩聲，喉嚨裏發一聲響，約莫有茶盅大小的一塊黑白色的東西吐在地上。喘過了一口氣，停了一會，他又拿起茶壺來一傾；壺乾了，於是下座又倒些開水在壺裏。然後搖頭，嘆氣，

擺弄了一回架子；打開書，幌着腦袋，放開喉嚨，大聲講了一陣；等到下堂，我們仍然是莫明其妙。

我們漸漸成了一個習慣，當講國文的時候，照例是看別種書籍的。起初還有人看看匡先生好玩，取笑，後來日久也就不管他了。他獨自在那邊搗鬼，我們學生各作自己的事。

一間小小的房間匡先生却將牠分作三部：靠着東牆一帶是廚房，傍邊擺着火爐一架，一邊堆着蒸籠刀勺碗箸。小桌上放着幾個玻璃瓶。靠西一張方桌上堆積許多課卷，幾本舊書和一方殘缺的瓦硯；其餘的約有二分之一的空間盤據着一條大炕。

一天晚上我到他屋裏去閒坐，他正俯在桌上拿腔弄調地讀文章，正念得高興，看我進去，也顧不得先說話，等那句讀完了，才讓我坐下，又搖頭幌腦地讀了幾句，才一手按着書向着我說：『賢契：這文章只要你讀得一遍，

一切愁煩都忘了，你若選讀幾篇，或學着作；不用說別的，只要你平心靜氣朗誦起來，憑你心裏有甚苦惱，鬱悶，也都消散；我實告訴你，我每一展卷吟哦，明愁也不愁，明苦也不苦了。』我那時還小，聽得他說，心裏倒有些羨慕起來。問說：『老師，這是什麼文章？』匡先生一手指着書道：『這是我選錄的考卷，方才我念的就是我進學的「子曰學而」那一篇……唉，可惜講堂上不許講那些東西！……等我消閒了時，我給你們講講：這是聖賢根本的大道，天下古今文人學士畢生的學問全在這裏；所以公侯將相只一學會了八股文章，一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都瞭若指掌。士林中常有這一類的話：『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甚麼東西——要詩就是詩，要賦就是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我似乎聽得有理，然而我又疑惑說：『然則學會了八股文章，也會曉得天文地理麼？』匡先生於是站起來說：『賢契，你又

差了！這天文地理，乃是凡夫俗子所營謀的，非我輩讀書人所應追求；而況且那都是些「雕蟲小技」不足登大雅之堂。只要學會了聖賢大道理，「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你想天地都可以參，那天文地理還算得甚麼？」匡先生越說越高興，就將他的那篇文章從頭對我講了一番，甚麼破題，承題，起講，提比，中比，說了一大套，可惜我那時毫不懂得。

有一次匡先生給我們講左傳的鄭伯克段于鄆，講到「小人有母」那一句，忽然將書一拍嗚嗚大哭起來；有的學生正在作課外的懸想，陡然聽見哭聲，都怔了。於是全班的視線才第二次全體集射在匡先生的臉上，只見他哭了一會，才斷斷續續地說：「人皆有母，我獨無。」於是越發哭的痛了，不禁號啕起來。學生不悉底裏，只是彼此看着。因為講堂和廚房做比鄰，做飯的張師傅聽見匡先生哭得厲害，進來將他扶回房去。

晚上我隨着冠英，亞雄，超傑，上匡先生屋裏去慰問。匡先生的鼻子裏還

餘着酸意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先母於今夏棄養，今天給你們講一段書，正觸心懷，所以不禁悲傷起來。」冠英點頭說：「老師，您這一哭，我就知道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我也想起母親來了，可惜淚珠兒在眼窩裏滾了幾遭，總不肯掉下來。」匡先生嘆口氣說：「按禮我還得守孝三年，只因家寒，才丟了母親的廬墓，來此每月掙這十塊錢……」說到這裏，眼珠兒又紅了。亞雄說：「老師別傷心。」匡先生嘆道：「人生第一件大事，就是孝父母。要是常將父母存在心裏，就是遵行了聖道，也就是體會了天心；然後作出了文章，裏面也含着聖賢的精氣。……實契們，我若不是將這一番大道理存在心裏，當初學台也不許我進學了！」說着去一個包袱裏，打開一層一層地破布，然後拿出一個小小藍布包來，打開放在桌上。我們定睛看時，見是一團亂髮，和許多長短破碎的指甲片。匡先生指着說：「你們看見這些東西，就知道我的存心。」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根落髮，一片斷

甲，都是父母遺體，所以我都留着——這才是孔門的精微奧衍的所在。」當時我想：「匡先生的髮辮還留着的原故，大概就是這個道理了。」

事情這樣遞演下去。我們一羣小學生，倒不覺得有甚麼不滿意，只是比我們大的學生們，都說匡先生講的不通。可巧月考的時候，匡先生出了一個題目：「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超傑借題發揮，暗指着痛罵，說了一篇。到了發卷那一天，超傑竟取了第一名，卷上批着「入情入理，淋漓盡致」八個字。下堂的時候匡先生特意叫住超傑說：「你這回可作好了，真乃至情之文，一字一珠！」

後來我們小學生也覺得匡先生有些低能了，凡他說的明白的地方，都是我們平常了解的；凡我們不知道的，他更講得糊塗了。我們所問的難題，從來未得一個明白答覆，都是滿口之乎者也含混過去。我們與他表面上還可將就得，而心裏憎惡好似喉嚨裏進去一個蒼蠅，非吐出來不可。

年假前半月，匡先生講書到了「濫竿充數」一句，讀作「濫竿充數」口裏然而「况且」的說了幾句，就胡亂混過去了。偏巧超傑注意聽到，站起來說：「老師那不是「竿」字嗎？怎麼讀作「竿」？」匡先生將眉頭一皺，說：「竿？恐怕講不通罷？大概是竿。你想，一捆竹竿長短不齊，雖有些短地插在裏面也看不出來。」竿字怎解？」於是大家都笑了。超傑盛氣地按着原意，與他解釋一番，末後聲浪稍大一些：「那怎麼會是竿！」於是大家又笑起來。匡先生委實窘了，待了一會兒，離了座位，走上來一手牽着超傑的衣領，說：「無論竿也罷，竿也罷，你不應當侮蔑師長，走！見宋先生去！」於是我們都害怕了，不知道要遇見甚麼事。都靜靜地看着他們。超傑的勇氣也沒了，一手搬着桌子向懷裏拽，匡先生還是說：「走！見宋先生去！」這裏超傑死也不從。畢竟匡先生自覺理曲，鬆開了手，回到原位；氣憤憤地大教訓了我們一頓。

我們都生氣了，大家商議着以後不上匡先生的課。宋先生又來恐嚇了我們一大陣，於是我們的主張更堅決了。相持了三天，翻然小波，才傳到校長那裏去。早晨宋先生將我們在班上常發問十幾個人叫到一間屋裏去，就是見一位穿着皮鞋，臉上架着一個高大鼻子的外國人對我們說：『你們最好是照常上課，要不，你們就可以走。』衆人嚇得一句也不敢言語。那外國人說完了這句話，拿起帽子直挺挺地就走了。

衆人更生氣了，一致主張堅持到底。第二天晚上，宋先生告訴我們都當搬出學校，從此我們就與那學校作了最後的永別。

後來過了三四年，有本鎮來的學生，我向他們打聽那學校的事，據他們說匡先生薪水現已增到十四塊錢了，很得校長的信任；聽說其餘的科學教員，還時常到他那裏請教去呢。

一夕話

我們教員中間，年紀最幼底，就算滌塵和我了。他是我的舊同學，天性活潑，言語爽利，但是自從作了教員之後，不知爲甚麼性情漸漸變沉鬱了，輕易不愛說話。不知道的，都說他自大，瞧不起人，其實和他交往慣了的人，都曉得他是和藹可親有思想有魄力的青年人。我們無家眷的教員，照例住校，任監護學生之責。一所扇形的樓房，東西兩端，各住我們一個人。

我們習慣了，晚間備課之餘，在院中散步。院中樹木成林，地勢空曠，雖是靠近城市，頗饒山林風味。一天晚上，學生都睡了，我和滌塵走到院中；踏着月色，信步徘徊。夾道底桃花，輕輕地落在我們肩膀上和頭上；杈杆的枝葉，拂動我們的亂髮，我們也不介意。在這月影歷亂的路上，只有兩條黑影

，時隱時現地追隨我們的腳蹤兒。

我們並肩走着，談鋒就慢慢地激動起來。在先還是浪漫地談着，後來不覺地說到婚姻問題上去了。我笑說：『滄塵，我聽說你已和密斯江暗中結了婚約，別人就知道了，你還瞞着我，你現在可以實告訴我罷。』

他忽然止步，急躁地說：『你聽誰說？我和誰訂了婚？別人還可說，你是知道我底；我從那年失敗，再不懂甚麼叫愛情。我和惠中往還，因為是親戚，不想外人這樣飛短流長起來。咳，這也難怪他們，青年人最好刺探人家這類事；作他們談話的資料。最可笑底，一天我正在屋裏看書，亞三忽然進去，向我賀喜，我當時怔了，後來他說出一個江字來，我才明白是指惠中說底，我當時只覺得好笑，……虛之，我內部的情懷，他們那裏曉得？』

我還故意地挑逗他說：『你不用說了，你就遷就些罷，她母親是很喜歡你的，聽說他母親常請你到家裏坐；只要你肯，他斷無不願意底。只怕你眼界

太高，不把她瞧在眼裏罷了。」我又換帶譏笑的口吻笑着說：「你別太自尊了，恐怕你願意時，人家還未必看得起你呢。」

他聽了，也不生氣，只是沉默着。一副愁態，泛溢面部，慢慢地轉頭過來，向着我作了一聲冷笑。

說話之間，不覺離開了甬路，穿過一片密樹叢花，前面碧瑩瑩映出一池水來。微風吻着碎波，一層一層在水面追逐着，亂樹倒影中間，漾着一條索練。我們就在池的左畔，槐影下面底石欄上坐下。靜默一回，他才慢慢地說道：

「我現在的事絕不是你們可以臆度底。膚淺的人們那能窺知人家心的隱秘處呢？我想一個人的事，不必求人知，也無須使人知道，只好自行其是就完了。旁人譏笑視爲怪誕，我是不計較底。他們只知道我和惠中好，其實假使天下的烏鴉能聚攏起來，架起一座橋，也不能使我枯涸的情懷，渡到愛之彼

岸，何況我們又貧富懸殊呢？」

他的話我有些不懂了，我只得攏統地問道：「一個人的愛情還有盡期嗎？」

「一定」他續繼說：「愛是完整的東西，若是一旦將牠破壞了，縱你養以珍饈，飲以甘露，也不能使之復原了。我的愛已化爲灰塵，隨風飄散了，赤裸的一顆心，只餘留一個虛殼！」

他的話我越發不懂了，我知道他心裏藏着許多傷痛的話。我很鄭重的說：「請你告訴我罷，你有甚麼傷心的事。不妨現在告訴我，我起誓與你保守着祕密。」

他先嘆了一口氣說：「咳，我十四歲的時候，在古鹿地方一個中學裏讀書。教員常先生的家，與學校作緊鄰，另有角門可通，我因那時當本級的級長，因此跨過角門的機會比別人多些。因爲走慣了，常先生的家屬都和我熟識

；他家除常師娘外，有兩個女兒，和一個不滿週歲的男孩子，還有一個小西洋狗名叫虎兒。

『常先生的大女兒比我小兩歲，名喚常若，次的叫常蓉那時才十歲。他們都在附近一個小學讀書，每日早晨，夾着書包天真爛漫地走過我們書房的庭院每次相逢，都彼此相還一笑。』

『一次微雨初晴，一切的生物都浴去一切塵氛，又重新裝飾起來。我因送本級的課卷，跨過角門，望常先生的書房來。夾路幾簇梅正爭妍鬥麗地開着。隨手拈了一朵兒，放在衣袋裏。轉過短垣，聽得琴聲浮泛着和諧的調兒。我偷偷地走進書房，那知却是常若獨自彈操；她心志專注在音樂裏，不知屋裏已走進一個人。』

『她黑潤的頭髮，攏成一個長辮，一個大紅緞結繫在梢頭。淡素衣裳輕盈遮體。一雙晶瑩的目光，全射在琴譜上了，不覺地在我這小意識中浮湧出悠

悠的愛來；於是掬出那朵刺梅花，輕輕地插在她髮辮第一結上；心房跳躍着，不知何作。不想那真摯甜美之花正開得旺盛的時候，却被門外腳聲打斷了。當常先生開門進來時，我已轉回身來，向着書桌，低頭翻檢散亂的舊報。

「不知怎地從那時起，在我心之深處，隱隱刻了道愛痕。因此我對於她總覺得有特別的責任是的，有一次她害了熱病，我一連三日未用早飯，夜間暗暗爲她懇切地祈禱。

「孩子們的心情，是無方向的。以後隔了幾年，彼此都升了學；整日爲功課催迫着；加上社會上不自然地隔離，我的心影就漸漸模糊了。

「那一年暑假回來，從寓所望舊日的學校去。綠柳叢雜的路上，只顧低頭走。忽然覺得裙衫綽約的影兒迎面而來，抬頭望去却是常若，她當時站住，輕輕的問我一句「好」。真奇怪我那時不知說甚麼了；我紅着臉只問一句「你甚麼時候回來的？」只聽她說一句「昨天」就過去了。

『那年冬天我又回古鹿去，那學堂有兩位教員，是我們的同學，因此流連着不肯走。一天晚上出來散步到車站去，此時下火車的人紛紛雜沓。笑語中間，只見前面跑來一輛人力車，上面坐着一位青年女子。兩相接近時，我總覺得那一對美麗熒熒的目光是向我注視的。在先我還有些疑惑；等那人力車從我身傍掠過時，才曉得這含情熱烈的注視，確出於我冥想的常若。幾天的工夫，情感上呈着異狀，那舊日的情懷，重湧心頭。但是一道不可捉摸的鴻溝，還是無情地隔斷了彼此交往之路。』

此時萬籟俱寂，地上的生物，都進入睡鄉，伴着我們的，不過幾顆迷離小星，和玉面含情的皓月。

我此時懶懶地說：『是的，這鴻溝隨處都可找到的，豈獨你和她的中間？』

『濛濛長嘆』口氣說：『如果我們的關係就只到這裏，倒省去了一番煩惱呢』

。生的巨靈又捉弄我們進入愛的深宮了。

第二年夏天，中國北部翻然起了一個大波。直皖兩大政黨不知爭甚麼打起仗來。那時我正在古鹿辦理夏令學校的事，整日爲時局烘動底不安。一天晚上，城裏居民，異常騷動起來，人們都惶恐着如有大難將至的樣子。天將二更的時候，忽然傳說皖軍敗回來了，遠遠聽得人聲鼎沸，西門一帶炎炎地着起大火。城南一帶居民都亂烘烘地躲出城來。此時我彷彿被本能支使着，撒了我的房門，連忙跑到常家門首，正值常家的幾個人擁出來，我喘吁地說：『是常師母嗎？你們隨我來罷。』我覺得有人牽着我的手，又一人扯着我的衣襟，慌忙搶出城來。此時天空密層層慢着黑色的帳幕，看不出半點光來。暗中奔波有二里多路，好容易找到一所荒塚避身的所在。在地上摸到一塊半邊埋在土裏底石礪，大家才坐下了。惶恐擾亂的情懷不禁在內部糾纏；茫茫的太空，沈沈恐怖的曠野，只有我是幾個弱者的保護者，又不禁有些豪壯；

；恐怖悲壯交縈之情懷，不知有我，也不知有別人！

『我那時只模糊記得，彷彿有一簇亂髮，倒入我的懷裏，求我撫慰。及至東方天幕漸漸薄淡的時候，我才知道在我們一起的只有四個人——常蓉在她母親懷裏緊貼着，在我旁邊的只有常若一人。

『這一次變動的效果，將我們年歲的隔膜又削去了大半。機會又給我們開了方便之門，談笑往來，又彷彿回復童年的聖境。有時她們請我教她們一些英文和別的課程，也有時我們一起唱歌彈琴，半年來親切往還，懸隔猜疑和龐雜的性愛，變成「了解」和純潔的生活了。

『又過一年，我已大學畢業了。在我回省之先，同學們約我到古鹿住幾日，我更願去看望那幾家朋友——尤其是常家。到古鹿那日的下午，夕陽將要斂跡的時候；我換上了一件新的長衫，穿柵沿堤向常家走來。敲了幾下門，常先生笑容可掬的迎出來。我先問了好，於是被讓到客廳裏去。裏面先有一

位西裝少年在座，常先生略略引見，才知道他是一位富商的兒子姓吳，剛從中學畢業的。彼此淡淡的談了幾句客套，就窮於辭了。靜默中間，我從房門開處，覺出一種異像。有人在暗中注視我，閃灼瑩潔的目光含着無限淒涼慘沮；我極目追尋，却認出是常若了。彼時使我異常驚訝和懷疑！

『次日神志昏昏，又加細雨連綿，路途滯滯，中懷抑鬱極了；連夜北風，又將我後窗吹落，清晨起來，身體異常不快，那時恰巧接得家書說我父親染病，更加焦躁；我這孱弱之軀，那禁得若許愁魔。至了晚間，已燒到一百零三度，於是夜裏，就移在醫院去了。一病沈昏，十日之久不知人間的事，過了兩個星期，神志方才清醒過來。又過三天，大夫說我的病多半係憂鬱所致，勸我上西山去靜養。醫院用汽車將我送去，終日盤桓林石泉水間，更不知人世一切的變更了。

『在山裏足足住了三個月，等我健康回復時，炎炎盛夏已過去了。朋友們接

我回古鹿去，一路說說笑笑，倒也快活。離古鹿還有六七里地的時候，就望見禮拜堂的紅屋頂，隱隱在綠葉裏矗立着。我們很快活的走入林中來；裏面停着幾輛馬車，禮拜堂門前豎起兩桿五色旗，上面繫着彩綢子；亂哄哄的門前堆着許多人。聽說是一位吳先生在此行結婚禮。我們也無意識地走進去，此時堂內都無隙地，我們只在後面牆角，安置了自己。樂聲響處，花團錦簇中間，擁出一對新人來。我因太遠，初時只望見他們的側面，等到他們轉到正中甬路上，我才認出新郎就是在常先生家裏見過的少年，又望那新娘，細紗花球，籠罩低垂的半面；輕盈脚步，和着細碎的管絃，一種輕靈美妙之感，頓覺人間天上！

『待他們走近時；呀，那面龐好似在那裏見過的；又細一端相，可怕呀，一種難名的邪惡忽地兜上心來。又一轉念莫非感覺隱哄我了？立起身來探首看去，那一雙秋水般的眼睛，已給我確實的證據了。我幾乎發狂，恨不得一

腳將那少年踢翻，一手將她拉到我胸懷裏，然而意志又壓迫我，回到原來的位罝。」

『移時牧師禱告了，讀了幾段聖書，末後宣言說：「這是上帝所配合底，人不能分開……」』

『神志昏惘的我，以後的禮節都不明瞭了，只記得這一句話：「這是上帝所配合底，人不能分開。」』

他說到這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語調中還蘊着無限餘痛。

此時月影西斜，遠遠柝聲，歷歷地敲着三下。

『那麼後來怎樣呢？』我轉側着悄聲問。

『從那時起，我的心裏重重地着了一箭；半年來歌哭不常，枕畔淚痕斑斑，從夢中哭醒，是常有的事。有時心意懸懸，莫知所主，終夜彷徨，不能成寐。最怕的是黃昏之後，狂風又兼細雨，點點滴滴，更使人心碎。那時的憂

傷，那時的悲痛，真是我一生弱點哪；現在細想起來，也太無謂了。」

「我想痛苦是失戀的結果。你怎能免掉呢？」我無聊地如此說。

「痛苦！那真是愚人的行動呵！我自從遭了這事，在先總是痛苦難過，後來我自己也常自問說：「你現在真心真意地愛她，想她，對她難過，這不過你自己的心境要有如此作用就是了；她此時未必心裏還有你呢？」常有這種反應的自問，心境漸趨平淡了。」

我們談話太久了，此時月光，已被西方黑雲掩住，雲翳叢累中間，透出一些月色來，照着我們的歸路。一剎間，月色全無，一切有情和無情，都沉入黑暗裏去了。

一九二三，十二月八日，於燕大

乞丐

十一月的天氣，北風颯得天空都變成灰色。人們穿着厚的棉衣，還瑟瑟地把頭縮在頸腔裏。我同兩位同事，正從太谷城裏回來，雙手緊緊地插入衣袋裏，每人腋下還夾着一包，剛從城裏買回來的食物。

『太谷學校的飯，太難下咽了，一年到頭總不會變換一點，而且每樣菜裏都蘊藏着一種特別味道，便乍來此地的人，感覺一種「半開化」的氣味。』同事們常這樣地談着，所以星期六的晌午，就跑到城裏去換飯，回來時，心有未足地，又買着幾角錢的燻肉和燒餅。

一條蜿蜒的汽車路，與城市和學校間的路徑相交，作成一個十字形。我們正走到交點，要上汽車路的時候，忽地一陣北風捲着塵沙，撲面吹來，我們急忙背轉身，倒退着走上去，等到慢慢地轉過面時，一個單衣跣足，紫臉的人，遊屍一般地，從對面轉上來。我一見他就知道是一個爲飢寒凌虐的遊方乞丐。我立刻想拿出一個燒餅送給他。但那人的眼光並未會注視我，直勾勾

地眼睛，向上翻着，我恨他們乞丐們的故意作態，將已伸出的手縮回來了。然而他並不停止，隨着風沙，一顛一跛，歪歪斜斜地轉過去了。我們都在看着他，心裏似乎都在說：『看他玩什麼把戲？』只見他一跛一顛的順着大路的斜坡倒下去了。他躺在地上，兩眼望着我們，不肯起來。『我們扶他起來吧！』一位同事說。

『管他呢，真討厭，要錢就要錢吧，何必如此地裝模做樣！』別個同事說。

我轉過身，剛走兩步，又被憎嫌的心打回去了。『乞討的法門，也愈演愈奇了，年青力壯的人作乞丐，又裝出這等把戲，討厭得很。』我這樣想時，不忍之心，也就漠漠然了。

第二天早晨，我有事進城去，遠遠地望見昨日乞丐跌倒的地方，已圍着一羣長衣短衣的人，在簇視什麼東西。旁邊已放了一張八仙桌，一把官椅，似

乎衙役狀態的人們正在佈置桌上的東西。我心裏想着：「莫非那乞丐真個死了不成？當時緊走幾步，人叢裏果然是他臥在來的地方，不過這次狀態大有不同了，兩眼不像昨日直勾勾地了；和平地閉着，臉仍然顯着僵冷的紫色，嘴邊却露着不可磨滅的笑容。似乎告訴人們飢寒風雪不再圍攻他了；生之痛苦，不再折磨他；『你們放心吧，不要怕，我不再向你們求乞了。』」

我悵惘地走開，心裏不知是痛苦是悔恨。身後已轉過一個太谷校的學生。他說：

「先生，這人是昨日晚間死的，下午四點鐘，還活着呢，那時我們幾個同學正從城裏回來，見他倒在這裏，我們趕快扶他起來；可憐他那裏還能動轉。我們有的拿着喫的東西，放在他的嘴邊，他的牙緊閉着，似乎什麼都不覺。我們無法，脫下了大衣給他被蓋在身上，有的跑到菜園裏的人家討些柴來，生着火，在旁邊煖着他，我們用盡各樣方法，也不能挽回他的生機，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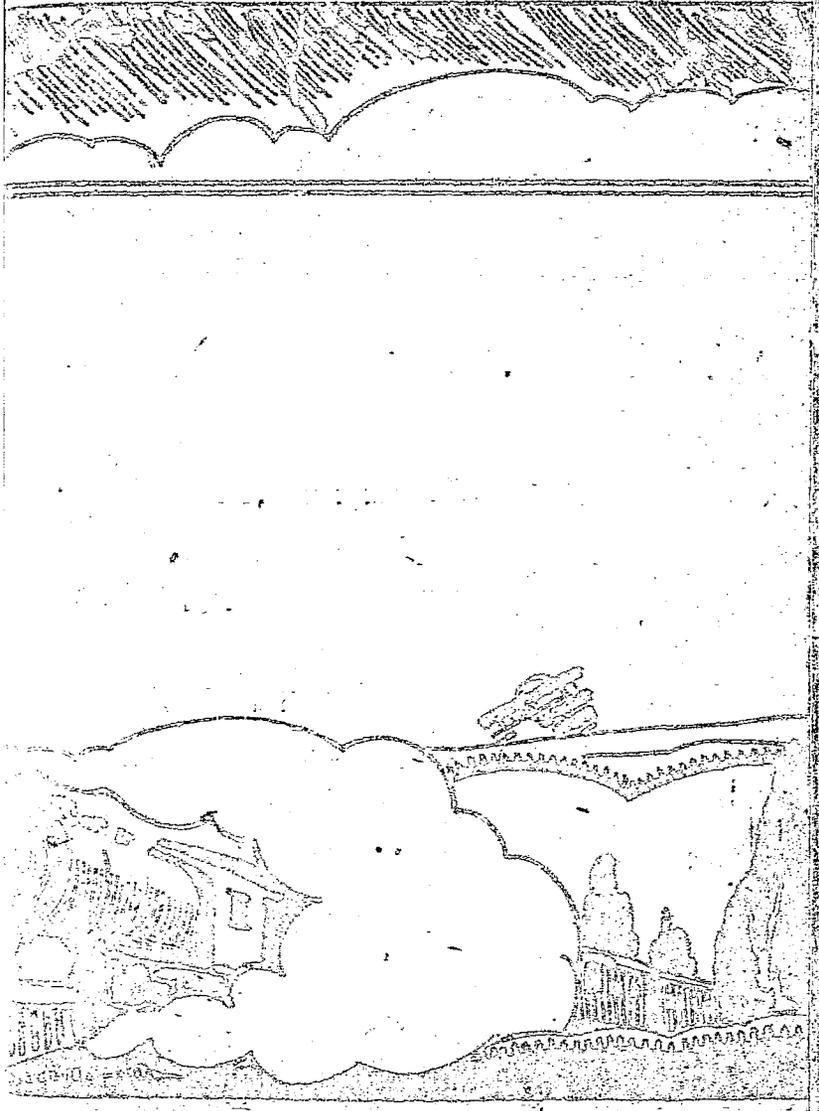
見他笑着不動了。我還建議把他送到醫院去；有人說：『看哪，他的靈魂已離開他的僵冷的軀體，醫生也不能將牠喚回來的。』我們方住了手；一同到警局報了案，才回學校去，那時同學們都已用過晚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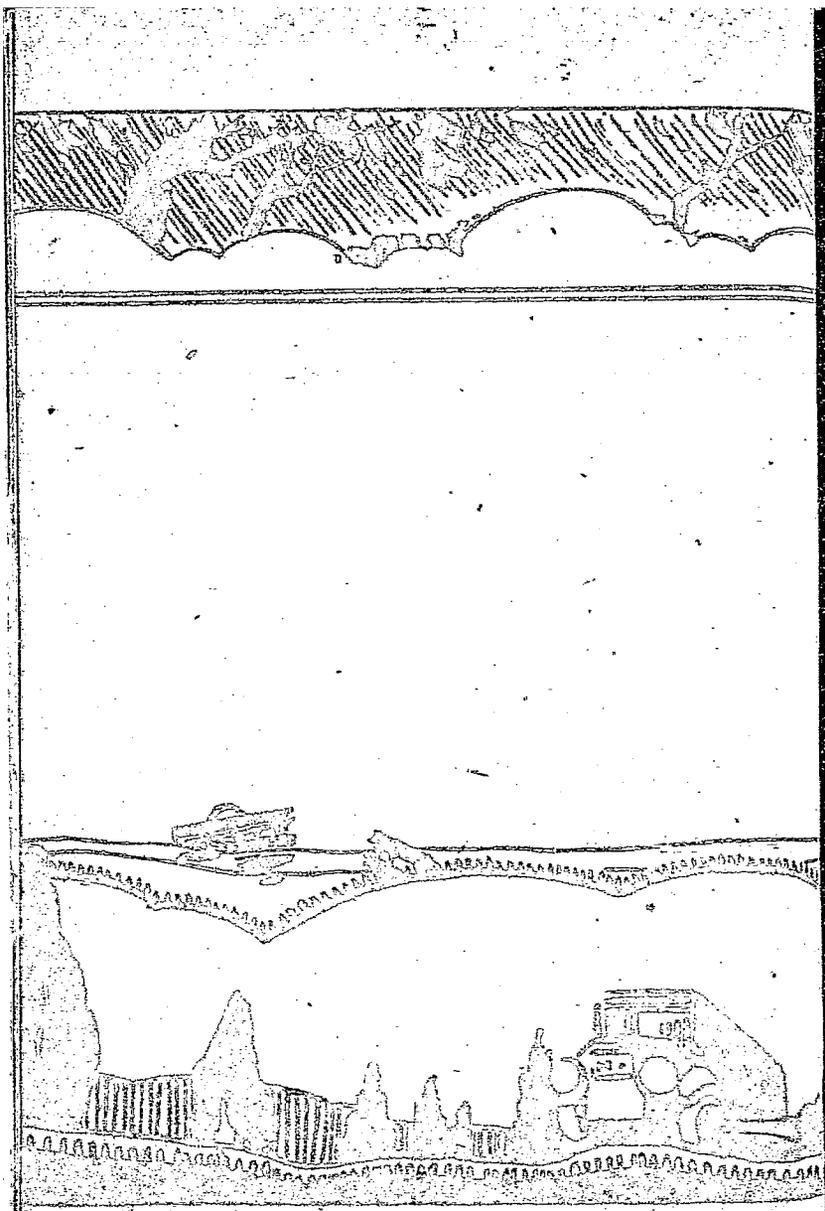
我慚怍地同這小學生走着，覺得在我旁邊一個純潔偉大的人物，他的神光，逼得我不敢仰視。我低着頭，覺得微小得不堪，覺得枝頭的寒雀正在聒笑我；田裏的枯草一仰一合地正在挪揄我；一剎那間，雲端樹杪現出億萬生靈，昂頭注目，正在咒詛我這犯了神譴的囚徒。有時也會將浮起心頭的『他裝模做樣』的話來反抗，但又給那死者唇邊的微笑，給打得什麼都沒有了。

一九二七，十月於廣州

女 處 卷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老處女 (全一冊)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白序之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各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者

發行人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